

羣益現代劇叢之一



煙土  
苗丁  
劫

三幕  
賀孟斧譯  
名劇

煙  
草  
路

E. Caldwell  
J. Kirkland  
賀孟斧  
繙編  
原作

# 烟草路人物

赫德·列斯特 (Della Lester)

阿莲·列斯特 (Ada Lester)

吉特·列斯特 (Jester Lester)

爱麗梅 (Elie May)

祖母列斯特 (Grandma Lester)

洛夫·彭西 (Lov Bensey)

亨利·皮波 (Henry Peaboy)

女教士畢西·萊斯 (Sister Bessie Rice)

貝兒 (Pearl)

丁姆考路 (Captain Tim)

喬治倍恩 (George Payne)

第一幕 黃昏

第二幕 翌晨

第三幕 次日天明

全劇發生於吉特。列斯特底園地，位於喬濟亞 (Georgia) 邊陲農村底荒草路上。

# 烟草路

## 第一幕

時間：現在

地點：喬齊亞邊陲的農村——離阿古斯達 (Agosta) 約三十哩左右。那是一片饑饉荒蕪的田地，曾經用於利息優厚的煙草種植，後來改爲小棉田；這些田地是強度而魯鈍地耕種，以致汲乾了地土。窮困，貧瘠，污穢，退化，可憐的孤苦與怪誕，悲慘的色慾，已經在一羣昏惑，迷惘的人民中，註定了必然的結局底記號。沒有裝備而遭逢到變動的經濟秩序，束縛於傳統，羈絆與成見，他們不知不覺地瀕於滅亡。這是一幅目下的畫圖，眼前的，稍縱即逝的，指望



283945

善不可信賴的自然底憐憫，哀告着一個號稱爲照顧他自己底兒女的神靈。冷僻的心情瀰漫於每一個人，帶着悲劇，並肩潛行於那通達完全必然的滅亡境界底最終的短促里程上。曾經一度是拓荒的一羣：一個偉大的新世界底前驅者底自尊與希望，便這樣遭逢了正相反的結局。世界向前動着，沒有想到它洞底鬼魔。

### 煙 草 路

佈景：吉特·列斯特底污穢的草屋，其中住着他底妻子，他底母親，和兩個孩子；一羣兒女底最後兩個，和深入喬齊亞拓荒者若干世代底最後一代。台左，與幕線對角，是那破爛而漏水的房子底前面，一個小走廊，從庭院升高一級，伸在房子前部。後面與幕線平行，逐漸隱滅的，——盤左，房子後面；盤右，一堆枝枒後面，——是「煙草路」底接近的一段。台中，從路後面到前面，是一塊沙地，台中右面，其沒有葉子的漿果樹，樹下有一張破爛，爲風雨侵蝕了的長凳。從這裏到台前，距幕線兩呎處，是一個井架，架後面，遮住岩石

至幕線的，是一個殘破的谷倉，一道殘破的木柵欄，將路與庭院分開，那後面，一片蘆葦地舒展到遠處。

幕升時，吉特，穿着骯髒，殘缺的套袴與深色襯衣，戴一頂敝舊揉爛的帽子，腳上穿着破爛的鞋子，正坐在走廊邊緣，枉自徒勞地在設法補綴一個腐蝕的汽缸。他確是在集中精力於他底工作，但那並不足以阻礙他那幾乎滔滔不絕的喋喋之聲。其中多半是抱怨的單調口氣。站在院中對着台後走廊後面的牆擲球，球彈回時又抓住重擲的，是吉特留在家中的最後一個兒子杜得。杜得剛十六歲，骯髒，瘦削，不大伶俐。他跟他父親一樣，穿着骯髒的套袴與一件襯衫，食不得飽在吉特與杜得兩人身上都有效果——兩人都骨削憔悴。杜得不斷地對着牆擲球，彈回又抓住，不顧那舊牆板經不住這種抗力，球打在房子上幾次，吉特才開口。

吉特：不要再對那老房子扔球，杜得。你滿知道已經把那些牆板子打下來了。

(杜得不理他，又擲了三次球)。你總不聽我底話嗎？不忍對那牆板打球了！你要不住手，那倒霉的房子這幾天總有一天要倒下來，跨在地上的。

杜得：(漠然地)算了！去你的罷，乾老頭子。誰也沒有理你。(又擲球)

吉：(聲音中帶着請求)瞧你，杜得，對你老爸爸該這樣嗎？你該幫我想法子，不該總不聽我底話作事。你該幫我收拾這個汽缸，不該時時刻刻對着那老房子扔球。

路：那個舊汽缸收拾不好的，你最好不要弄了！

吉：說不定你對。說不定我該試試用棉花殼塞在汽缸裏，就那樣開車子。有一個人告訴我該這樣做才對。

杜：(一邊擲着球)那個老汽車要不得了，上頭又沒有喇叭，你要是沒有喇叭，開汽車真沒有意思。



吉：這個汽車新的時候，它也有一個這鄉下最漂亮的喇叭呢。

杜：可是這會兒沒有喇叭，跑也跑不動。

吉：從前它也是一個跑得最好，叫得最好的車子，你見都沒有見過這樣的。我總把你們孩子放在裏面，隨便你們去撒喇。

杜：那是多老的事，這會兒跟我沒有用了。

吉：那輛老汽車，簡直是我僅僅剩下的一個東西了，好像一個人不該掙什麼東西的。

杜：（突然狠狠地）總有一天，我自己要弄一輛汽車，我要自己弄一輛汽車，上

面有一個新喇叭，我駕着走這鄉下，神氣神氣。（祖母列斯特，一個年老，僵硬的婆婆，穿着襤褸的黑衣，正當杜得用力擲球時，從房子拐角出來，球幾乎打中她。驚駭中，她跪下來，開始爬行到走廊，杜得在球彈回時又抓住，準備再擲）瞧着點，老太婆，當心我把你底頭打下來！（就在老

婦人啜泣着，沿着走廊階的地上爬行時，杜得在她上面對着房子擲球，他從她底恐懼中攫取野蠻的快感。她痛苦地，遲緩地移動。她在台階下面爬行，在她達到台階較爲安全的地方時，他正有時間可以擲兩次球。

吉：瞧你，杜得，對你底老祖母，你該這樣嗎？你把她嚇得半死了。

杜：算了，閉嘴罷，就算她是你底親媽媽，你也跟別的人一樣，巴不得她死。

吉：瞧你杜得。……我從不顧人家倒霉。

杜：你這不要臉的說謊的！你連吃的都不給她。

吉：我不給她是因爲沒有得給。

杜：就是有，你也不給她，用不着對我說你不要她死。

吉：瞧你，杜得，該這樣說話嗎？我看這不像兒子該對他父親說話的樣子。

杜：那麼別人沒有叫你幹什麼，你就閉住嘴！（杜得又對着房子擲球，又開始她底遊戲起來，吉特重新收拾汽缸，坐在走廊上祖母遲緩地從走廊邊緣下

面過來，起身小心翼翼地繞着杜得，向煙草路的方向移動，她攜着一個舊的粗麻布袋。）

杜：（看見老婦人，他停住了）。你這會兒往那裏去？今天用不着你去檢柴，什麼東西都沒得吃的。（老婦人向右邊朝着木柵緩緩移動，杜得望着她，他心中存着一種加害之念）老太婆，你最好還是跑罷，我要對你扔這個球了。（他抓住球要擲。她看見他底姿式，迅速地移動，顛厥摔倒，又爬起了。）當心點，我裏打中你底頭了！（祖母在匆遽中又顛厥了，但這次她並沒有爬起來，繼續用手和膝下場。杜得正要把球擲向她，他底眼看見了那破裂的球面，便止住了。他更湊近看着球）好傢伙，看這個老房子把球弄成什麼樣子！

吉：（搖動着汽缸，使那補綴更結實點）。拿來我瞧瞧。（杜得把球遞給他，他看了一眼，搖着頭）。可不是，不折不拍地破了。

杜：（拿回球抓起來看看）連圓都不圓，這個老房子簡直把它弄壞了，（坐在地  
上檢視着皮球）

吉：看樣子這裏什麼東西都破了，好像上帝簡直不跟我們在一起了。

杜：明天我到富勒去偷一個新皮球回來。我就這麼幹。

吉：偷東西是有天大的罪過的，杜特，我不讓你那麼幹。照我看，偷東西是一  
個人幹的事情最有罪過的。

杜：說罷，老說說的，你只要看到了，也常是要偷的。

吉：瞧你，杜特，也許在我那時候，我是個天大的罪人，可是一個人幹了對不  
起上帝的事，再也沒有比我後悔的了。

杜：你偷了東西以後，總是禱告呀，叫呀，可是那也制不住你再幹。我倒想聽  
聽，哪一次會制得住你，跟我說說看，（間歇。吉特彈着汽缸）你就是說不  
出來，沒有別的。

書：（避開爭論）看那從手上跑出來的輔綫！瞧瞧這個汽計器……（檢查）

番，揉在一旁）好罷，我看再收拾這東西也沒有用了，看樣子，我本想想法子裝些氣到阿古斯達去。（打呵欠伸懶腰）。這事情我得動動腦筋。（仰臥走廊上，把帽子斜蓋過眼睛，杜得繼續在壁上擲球）。我知道怎麼幹了。這幾天裏頭我去一踏富勒，給自己借一頭驢子，我指望這樣一來，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裝一些柴到阿古斯達去。

杜：（笑着）哈哈，沒有人借驢子給你，你連弄棉子和麥青種地也弄不到。

吉：你這可用不着操心，那樣一來，我就愛幹什麼幹什麼，我不運柴，就可以耕地，隨便怎麼樣，那總是男人該幹的事。像這種二月天氣來了，地該耕的時候，一個男人，就該種地，讓它長東西，這是上帝叫男人該做的事。可是他要是沒有驢子耕地，就幹不了什麼。（點着頭，站起來）。對極了，我就這麼幹。這幾天我去富勒，也許索性到麥可埃，給自己借一頭驢子。

(又仰臥下去，把帽子斜蓋過眼睛)。這件事我得動動腦筋。(杜得不贊一詞，專心把球拍得成原樣，在地上打了兩下)

杜：那倒囂於老房子，這個球再也弄不圓了。(阿達從門口上到走廊，以一種迅速的，激怒的目光，看了一眼吉特的橫臥的樣子。阿達是一個瘦削，憔悴可怕，患玉蜀黍疹的婦人。他那件不成形的衣服最醜陋而又褻褻。她以前從不是美人，而玉蜀黍疹與四十年和吉特的共同生活，也不會有功於改善她底外貌，她底頭髮是硬的，沒有光澤的棕黑色。讓她走路，毋寧說她是蹣跚，彎身撐住任何足以支持她重量的東西。一根不可少的鼻煙桿(註：一種可以塞入鼻內的鼻煙)從嘴唇裏伸出來。當杜得停止擲球再檢查他底皮球時，她說話了。)

阿：你躺在走廊那兒幹什麼，吉特，列斯特？你不往阿古斯達運柴了。

吉：(把帽子推後)起來。即使在短促的時間裏，他也睡着了，他會混地對

着妻子心。說？

阿：你什麼時候運些柴到阿古斯達去？

吉：到阿古斯達我打算明後天裝一些去。

杜：他胡說八道，媽。他想撒謊。

吉：瞧你，杜得。

杜：你就具備毛病就出在這兒。你要是不懶。滿可以每天裝一些；我發得要鼻煙的時候，也可以有一點了。

吉：我又不是什麼砍柴的，我是種田的。往阿古斯達運柴的人！就不能像我似的有時候種田，說來說去，我今年指望收成差不多五十包棉花呢。

阿：差不多年年這時候你總這樣說，你就從沒有動手過。

吉：今年我可要幹了，杜得和我這幾天要燒掉田上的蘆葦，那麼不久也好開

些糧食了。

阿：我早就聽你這樣講過，這回我不相信你說的了。一個講真了的大說。

吉：阿遠，這回聽我的，明早我就動手；一畝田燒着了，我就去借幾頭驢子。

我要是能弄到些棉子和燕窩，今年我和杜得龍收成五十包棉花。我一點都不奇怪。

阿：今年跟去年，前年，還有大前年一樣，他們誰肯給你棉花燕窩？

吉：上帝打算給我，我馬上等好了要接受他底恩賜。

阿：你就躺在那兒等着罷！就是孩子們也比你多一點見識，他們不是一天大地到紗廠去作工了？我要不是這樣老了。我馬上就會去自己撿些錢，就像你該做的事。

吉：（猛烈地——筆直地望着）。阿遠，你聽這種話可就邪了。幾年的淚水並本

是上帝的意思，身上聞到泥土氣味的人，上帝是不叫他住到阿古斯達的紗廠去的。



阿：住到紗廠去，總比在這烟草路上餓死好得多。

杜：不要理他，媽。

吉：（悲慘地，又躺下去，）上帝給我許許多多的苦，他是要試探我底靈魂。他一定是要給我做許多天大的大事，因為他真試得我好苦。我看他是想，我要是跟我自己的人能忍得住，我就能打得倒魔鬼。

阿：哼！他再不快點想法子，就太晚了。沒有鼻烟止住，我那可憐的胃就整天鬧痛。

吉：（不動）是的，我看你們女人也差不多跟我一樣肚子餓。我真是替你們娘兒們難受。（把帽子推過眼晴，又入睡了。愛麗梅從右而烟草路上場。愛麗梅是十八歲。論身材並不難看。他底眼睛是好的，頭髮是棕色的，可是特點是一張缺嘴，紅而烈，裂縫是大條從嘴唇中部直到鼻子左面。說話很少，管她說話時，有一種篩糠的發音，以及一種爲兔嘴所苦的鼻重音。她是

赤足無帽，她那一身淡色棉織衣服是敝舊，起皺，滿是污穢。他靦靦地向  
前，像一隻受驚的牝兔，她底眼睛望着其他三個人。她只是湊到漿果樹爲  
止，在後面半側身向前。）

阿：你像個老笨蛋在說話。：愛麗梅，你哪兒去了？

愛：沒有哪兒，媽。

阿：你大概沒有去看貝兒吧，有沒有？

愛：沒有，媽。

阿：（對自己說比對別人說的成份多）。我說我簡直弄不清那姑娘心裏想些什麼  
。從她跟洛夫結婚，我就連她的影子也沒有見過。

杜：（帶着有意的殘酷。）她爲什麼要見你？

阿：她愛她底老媽媽。就爲這原故。

杜：那麼，她沒有來？是嗎？

阿：這兒是不同的。十七個孩子，她哪一個都不像。

杜：（尖銳地睨視）她確是不像我們這些個，對的。……你你除了跟那邊那個

老笨蛋，還跟別的男人不三不四，你那是幹什麼，媽？

阿：你不配跟你老媽媽這樣說話，杜得。這幾天裏頭，上帝總要打死你的。

杜：我不怕上帝，他反正沒有給我幹過什麼事。……

阿：你要是個好孩子，就不會那樣說話，你就會替你底老媽媽弄點糧食和鼻烟。我對天發誓，簡直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吃個飽。弄到這步田地，只要

我有一件時新的衣服穿了下葬，我真願意馬上躺下就死。

杜：（帶着冷酷的幽默）你二輩子也弄不到一件新衣服穿着死，你就只穿着

這件衣服死，下葬，他們就讓你穿着那件舊衣服把你下葬。

阿：瞧你，杜得。你不要跟你老媽媽那樣鬧起玩笑來了。（吉特起身，懶洋洋

地伸腰，愛德梅向走廊移近一步，但還是靠近漿果樹。杜得站起來，默然

地親視着他底殘廢虐待所發生的效果。阿達下台階，但一隻手依然握着支柱。）

杜：我不是開玩笑，我估摸着我知道……對的，他們還要讓爸爸就那副樣子葬下，他們要把你們放在穀倉裏，再照你們這副樣子埋你們。

吉：（悲傷地）你說什麼，杜得？你明知道我聽了多麼難過，可總要這樣說。

他們不會把我放在谷倉裏的，洛夫對我賭個咒，說要給我挖個坑。就把我回，放在裏面。

杜：我管洛夫答應你什麼？我知道他們要怎麼幹。

阿：吉特，你別他說！他們不會的。

吉：杜得，你不能讓他們這樣幹，他們沒有埋我爸爸的時候，就是把他放在穀

倉裏的。耗子把他底臉咬掉了一半。你不能叫他們把我這樣幹。

杜：你着急什麼？時候你是死了，還是正

吉：我底老爸爸是死了，可是我知道他是在乎的。

杜：谷棚裏早沒有了，已經有五年沒有穀子，耗子都跑光了。

吉：耗子知道我就在那兒，會要學來的。那個老棚裏這麼久沒有穀子，他們正

嫌把我這塊地東西。趁我死了，他們只要等着回來好了，趁我沒有法子趕

回，他們走，把我吃得精光！心不領

杜：我管他那些！（下）

阿：我就剩下這一個孫子，看着你老媽媽穿着時新衣服下葬，你該對我賭咒，

杜：杜得。

杜：（轉身）我本不賭什麼咒呢。

吉：（下）來幾級）瞧你，杜得，孩子。

杜：（算子）你的咒，我管你那些！（轉身唱起來）你會要死，放在那穀棚裏

吉：（唱）你會要死，放在那穀棚裏。

吉：（威嚇地）你閉嘴，杜得。列斯特，你閉住你底嘴！

杜：（繼續唱看，朝大門走）你會要死，放在那穀棚裏，你會要死……（吉特奔向杜得）

吉：（無力地打着杜得的背）閉嘴！聽見嗎？——閉嘴！

杜：（轉身，順口溜出）你這老笨蛋，打算幹什麼？走開，（推開吉特，吉特蹣跚退，倒在地）我叫你走開你就走開！（轉身又唱起來）你快要死？放在那穀棚裏……（下）

阿：（痛苦地）杜得，你回來！你不能就那樣走，不答應你老媽媽一句。（杜得對阿達）回答只是殘忍的歌唱，以至於漸漸隱滅。吉特起身，回到走廊，坐下，無意地拿起汽缸修理它。阿達在長凳處。）

吉：（間歇之後）我看杜得是這羣孩子裏頂壞的孩子。一個小孩好像應該對老爸爸有點規矩。

阿：我要找到麗茲柏爾在哪兒，我知道她一定會幫我弄一件時新的衣服。她向來頂疼他老媽媽的。克萊拉也會幫點忙，我見天早上梳頭，穿上乾淨圍裙的時候，她總是講我漂亮的，我不知道別的孩子會不會幫我的忙，我有好久沒有看見那些孩子了，簡直忘了他們是個什麼樣子，好像我連他們的名字都想不起了。

吉：麗茲柏爾在紗廠那邊一定弄到了不少錢，要不，我去找她，向他想想法子。總有一天她也許會來，帶點錢給我們。我知道白爾會肯的，柏爾差不多是孩子裏頂好的。

阿：孩子們該沒有死了的吧？

吉：我看有幾個。……可是湯姆沒有死，我敢說。我還沒有勁失去，不過這幾天裏頭我總要到克郡去看看他，富勒那邊個個人都對我說，他從警帳那邊運靴木，白天夜裏用蓬車裝。照別人說他的話看，他是個天大的有錢人了。

他真該給我一些錢。

阿：你見到湯姆對他說他老媽媽想見他。你對他說，是我講的，他差不多是十七個孩子裏頂好的一個。我看兒萊拉和麗絲柏爾大概是最好的。可是要講到好孩子，培萊和湯姆可算。男孩子裏最好的。你對湯姆講，我說他是頂好的，說不定他會送點錢給我買件時新衣服。

吉：貝兒是最漂亮的，別的女兒誰也沒有像她那樣漂亮的黃頭髮，也沒有那對  
 吉：發白的藍眼睛。

阿：貝兒是我真正的寶貝，可我巴望她哪一天來看看我，你想她爲什麼結了婚  
 就沒有來過呢，吉特？

吉：還沒有聽說過貝兒幹些什麼。你在十二三歲的時候，這些地方也滿像她呢

阿：你想她嫁給洛失快活嗎？



吉：快活？這我倒一點都不知道。女人嫁了男人，也不過就是這麼回事。

阿：說不定她也跟別的人一樣，到阿古斯達去了，那怕她胆子小。漂亮的女孩子就該到那裏去，那些地方有漂亮的衣服鞋子好穿，有漂亮的窗子好看。

吉：這話我可不贊成。生長在這塊地上的人，就該留在這塊地上。上帝就要人這樣。我叫她和洛夫同住，就因為這是她最好的路子。

阿：哼！好罷，也許她該稱心了，說不定現在也不在乎來看看她老媽媽了。女孩子稱心如意的時候，也跟她不稱心如意的時候一樣，不太愛講她們底丈夫。

吉：貝兒本來也不大愛講話。阿達，你看她會跟洛夫講話嗎？

阿：女孩子和她們丈夫睡在一床的時候，她們總會跟他們講話的，我早看出來了。

吉：老夫在上，那怕現在你可真不是不大在乎跟我說話的。

阿：她要是不來看我，這幾天裏頭我要去看她。你也去看看洛夫，該你做這件事的時候了。

吉：這會兒不要把這件事麻煩我。今年我要想法子種種糧食。（直躺下去）這件事我馬上就得動動腦筋（吉特把帽子遮往眼睛，立即入睡了。阿達搖搖頭，愛麗梅朝門外走，但阿達看見了她。）

阿：愛麗梅！叫你呢？愛麗梅！你進來收拾收拾床，這些天整天都沒有收拾。這兒總有人幹點事。（愛麗梅轉身勉強朝房裏走，同時，杜魯夫驚外怪地從右台上，到走廊看首。）

杜：喂！洛夫來了！洛夫正在路上來打馬。愛麗梅走過欄柵右首，朝路坐看。

吉：（昏睡地）什麼？

阿：（踢吉特）醒來，你這老笨蛋！洛夫來了！說不定他是來說買兒戲事。

吉：現在管什麼那些！天呀！娘兒們，你看不出我在動腦筋嗎？

杜：他揣着一個煤烟袋子，裏面裝得有東西。

吉：（突然全醒過來）一個煤烟袋子，（站起來）袋子裏底東西像什麼？杜得？

杜：他正走過門牌，我看不出來。可是裏面要是沒有什麼好東西，誰也不會揣

着袋子。（吉特跑到柵欄前望着路上。愛麗梅也到柵欄旁，可是儘可能離開

別人往台右，祖母列斯吉特上，拿着一袋子樹枝樹葉拖在地上。對那些疑視

路上另一方向的人們，她甚至連看都不看一眼，只到走廊放下袋子坐下。

痛苦地把手撐在腹部，前後動着。）

吉：（從木柵窺過去）老沃在止，那果然是洛夫！你看他揣的是不是蕪菁？杜

得！你想那袋子裏是不是蕪菁？

杜：總有些東西。

吉：高興的，老沃在止，我正等着要弄些蕪菁。

阿吉那要是蕪菁，你想他肯給我們一些嗎？

吉特：我跟他說話的時候，我提一提。可是我不知道他怎麼辦。那要是冬天的蕪菁

菁菁他一定花了一筆錢。

杜：花老大一筆錢買來的。洛夫可不會給人。

煙 吉：這我可不不在乎，洛夫跟我兩個人彼此都滿想着的。

杜：他要是不能給你，你要想法子偷點嗎？

吉：（警覺地）瞧你，杜得。偷東西是人幹的最有罪過的事。上帝跟偷東西是

路

不打交道的。愛麗梅格格作饜笑。吉特轉向她。愛麗梅，躲開那柵欄，

洛夫要是看見你這副長相，就不進來了。（愛麗梅又格格作笑，走到漿果

樹後，從那裏站着。祖母列斯特緩緩向台前移動，貼在離幕線最近的走廊

角。吉特與杜得從柵欄探身出去，注視着洛夫走近。）

阿吉他快到了嗎？吉特？

吉：快了，就要到這兒了。

阿：那是蕪菁嗎？

吉：老天爺，要不是蕪菁，我伸長了半天頸子，可是白費了。（吉特以全神注視了將走近的人一會兒，於是轉身朝別人走）

燈 草 路

吉：躲開那欄柵，你們大家。過來坐下。裝作不在乎的樣子。（吉特到房子旁邊，阿達到井邊。杜待坐在木棚上。洛夫·彭塞上。洛夫是個年約卅的男子，穿着煤烟弄髒的套袴，戴着一頂骯髒不成形的帽子。但他拿下帽子擦臉上底汗時，看得見晒黑的臉上有一堆亂髮。在他那遲鈍緩慢的神情上，並不難看，他底體格也看得出是勞苦工作與合理食物底結果。他並不魁梧，但較之杜待或吉特他是健壯些，營養好些。他底肩上揹着一隻破了一半的麻袋當他與吉特說話時，一舉一動都顯着懷疑，防範，現在他上場來，就顯而易見了。）

吉：（故作冷靜，掩飾他底熱望）你來了，洛夫。

洛：呃。（他從後面走到台中）

吉：好久不見你了。

洛：是呀。（在大門前坐下發呆）

吉：你帶着那袋子，一定累得壞了。從那爛草路走過來歇歇吧。

洛：我不累。

吉：你要從這宮壩那邊來，可走了一大段路。

路 路：嗯。

吉：進來，喝點水。

洛：我不喝。

吉：（以早經打算好的親熱）我們正談起你，洛夫。從過冬起，我們一直就沒

有看見你。你跟貝兒在煤溝那邊過得還好嗎？

阿：（一些熱切的痕跡）貝兒——她還好嗎？

洛：（狐疑地望著大家）吉特，我要跟你說話。

吉：好呀！到院子裏來坐坐罷，說話的時候用不說着擗那個袋子。（洛夫再狐

疑地一瞥，但是踟躕地進來把袋子對着靠門旁的柵欄放着；他站在那前面，保護着它。吉特想把聲音故作漠然，但在台上每一眼都是注視着袋子。

看得出故作鎮靜爲虛偽）你那個袋子裏是什麼，洛夫？（洛夫不答。天眞地）我聽人說，有人今年弄到燕菁了。（洛夫底眼睛帶着狐疑睇住了，他更

保護的地退向袋子。）

洛：（不機警地）我要跟你談的是貝兒底事。

阿：難道她不真病了罷，是嗎？

洛：（突然生氣）天保佑，她還好！（他彎下身，坐在燕菁旁緊握住袋頭。）

吉：（機警地）你爲什麼不到走廊來？那又不是坐的地方。

洛：我就坐在這兒。

吉：（同意地）洛夫？你要跟我說什麼？你攜着那袋子老遠走來，一定有一大堆話跟我說。

洛：我是有。你得跟貝兒談談；這就是我要講的話。

吉：那孩子怎麼啦？我簡直弄不清她。這回她幹了什麼？

洛：就跟她和我在煤溝同住起幹的一樣的事。不過這回我可有些忍不住了。她待我那種樣子，個個黑人都取笑我。

吉：貝兒就跟她媽一樣。她媽年輕的時候，也是個頂古怪的東西。

阿：（尖銳地）你得她好嗎？

洛：還有個烏相干。她是嫁給我的，是不是？

吉：你得到本郡底許可的，我記得清清楚楚。

洛：那麼爲什麼她不規規矩矩守本份？回回我叫她在旁邊，她就跑到蘆葦地裏



去，她也不跟我講話，也不跟我燒吃的。

吉：好傢伙！那麼你看她爲什麼這樣呢？

洛：不知道，我也不管，可是這簡直是件大事。

吉：說到燒飯呢，你倒是對的。可是說到不講話呢，我倒看不出有多大關係。

阿達，在那邊兒，往常也不大講話，可是，老天在上，這會兒可沒有法子叫她閉嘴了。

洛：（固執地），我要貝兒跟我講話，我從煤溝回來的時候，我要她問我背酸不酸，或是天會不會下雨，或是我什麼時候剃頭，她有一大堆話好問我，可是她簡直不說話。

吉：壓不定你是沒有好好地叫她說話。

洛：我試過踢她，試過倒水在她身上，對她扔石頭，扔棍子，都沒有用；她痛了就叫，可是天呀，那總不能算是說話。

阿：你就打她，洛夫！

洛：你少管！我想我總知道我底主權。他開歇，會打仗地從阿達到吉特吉。這着地也不肯幹的事。

吉：是個小女孩子她當然有一大堆幹不了的事。她還有什麼事不幹，洛夫？

洛：她不跟我去康薩曼，就這個。（不檢點地對着阿達）這件事你又怎麼說？

吉：倒有興趣過日子。這倒算件大事，老夫在上，這倒算件大事。

洛：因轉對吉特。她從沒有睡在床上過，她每天夜裏睡的是地上一張倒着的草

蓆。我聽着的話是：給自已娶個老婆，弄不到一點好處，還有個鳥意思？

阿：這着你不喜歡她幹的事，馬上把她送回來，自己另外娶個女人。她底老媽

吉：媽會照應她。

洛：休想我也不那麼幹。我要真兒，她是這整個鄉下頂漂亮的一塊料。我要她

吉：寬她一些時候，她會上床的。

洛：對天賭咒，我已經寬她得夠了。眼前這會兒，我覺得我真得要個女人了！

（他望着愛麗梅，愛麗梅抓住他這一瞥，就格格地傻笑。她開始蠕動的動作，在恰當的時候把她挨近了洛夫。）

吉：我知道你心裏多難受。到了該耕田撒種的時候，男人都是那樣難受的。哪怕就在這種時候，這種空蕩，我自己也能幹一點兒。

洛：好罷，那麼你就去跟她談談。你叫她別睡那倒霉的草蓆，到床上來——還叫她跟我講話；看老天爺底面子。

吉：我會去跟她說。可要看看你是不是打算好了，心甘情願給我回敬些東西。

洛：（狐疑地）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吉特？

吉：（薄地抑制不住了）老天在上，洛夫，你那袋裏到底裝了一些什麼？你

帶進回我就請看它由真得知道才行。

洛：這不知道跟你有什麼相干。

吉：是什麼，告訴我！

洛：（短時的間歇，向四週重重地，驕傲地一瞥之後）蕪菁，呢。

（他底宣告在每個人身上發生了顯著的反應。他們底身體堅定地嚮前面，——每個人臉上都顯出了貪婪的神情。但都聰明地抑制了向前邁步。他們都本能的地期待着吉特看個明白。只有愛麗梅在那情慾底銳力使她與洛夫湊近之中忘却了餓飢，繼續她那怪意識的移動。）

吉：（提出來，可又自己抑制住）蕪菁。洛夫，你哪兒弄來的蕪菁？

洛：你想知道嗎？

吉：蕪菁是我眼前最想要的東西，從這會兒到太陽落山。我簡直可以吃上一袋子。

洛：那麼，別指望我給你什麼。我不會給。

吉：這話可說得有些小器，對貝兒底老爸爸說這種話，可小器得發邪。

洛：袋子裏底這些，我花了五毛錢，還得走到富勒那邊才弄來的。

吉：我在想，說不定你跟我談談買賣，我可以到你家裏去叫貝兒睡到床上；你可以給我一些這個——

洛：不，呃。你是貝兒底爸爸，你應該叫貝兒幹，不拿什麼東西。

吉：老天在上，洛夫，你不管對我哪樣說話，我一定得要些蕪菁。從去年到這春天，我連一個蕪菁都沒有弄到過。今年我種的蕪菁，裏面都長滿了倒霉的綠蟲子。

洛：說來說去，不知道這跟貝兒那點兒相干。她來跟我住在一起的時候，我給過你七塊錢，這也夠了。

吉：也許那時是夠了，可現在不同了，我們在這兒餓壞了。上帝爲什麼造些綠蟲子，我簡直想不出。好像他隨隨便便弄得來跟窮人爲難。去年一秋天

，我挖塊地種蕪菁，剛剛長得差不多大，好拔出來吃了，就跑來什麼倒竈的綠虫子，正長在莖中。（洛夫毫不在意吉特底建議，他殘酷地從袋裏拿出一個蕪菁，咬了一大口，對着吉特底痛苦，他嚼着這一口，還拿着蕪菁底根指着那格格地笑着的愛麗梅。她正坐在長凳旁的地上，用含情脈脈的眼睛望着他。她格格地傻笑。）

洛：貝兒要是像愛麗梅那樣，也不會像她那麼幹了。你去叫貝兒學學愛麗梅底樣子。

吉：你不想用蕪菁談買賣？

洛：（吃着）我不跟人做蕪菁買賣。

吉：這話有可些混。洛夫。我多麼想要蕪菁，上帝知道。

洛：那麼你到富勒去買，我底是到那裏買的。

吉：瞧，洛夫，你明知道我一個大沒有，你在煤溝有個好差事，掙一大堆錢啦。

洛：我一天不過掙一塊錢，房錢就付了一大半，剩下的就是吃。

吉：這不相干。你該不肯坐在那兒，眼瞧着我死吧，會嗎？

洛：你要死，我也沒有法子。他們說，上帝待我們都一樣，他給了我這一份，你要是得不到你那一份，不如去問問他。

杜：洛夫，你給他個鳥！他要不是懶得出奇，也會做做事，不會整天嘮叨了。我從沒有見過他這種懶傢伙。

吉：我底孩子都埋怨我，因為上帝看我應該挨窮？洛夫。他們和他們媽媽總整天咒我，因為沒有東西吃，這又不是我底錯，都怪約翰老爺不給我口糧和烟，後來就離開這兒，死了。

洛：（不關心地）也不是我底錯呀！

吉：我一輩子給約翰老爺做事，我比他田上僱的四個黑人那個都勤快些。可後來

我第一件知道的事是他有一天早晨來這兒說他不讓我在舖子裏拿口糧和烟了。緊接着他把鏟子全都背掉，搬到阿古斯達去住了。他說再開農場沒有用了——不管是五十塊耕地還是一塊，他叫我住在這塊地上，隨便我住多久，可是這跟我也沒有好處。沒有活做弄點工錢，又不能自己種點糧食，因為我沒有鏟子，我借不到錢。（洛夫的注意力從吉特移向愛麗梅，她底蠕動的動作一寸寸地挨近了他。）我馬上就天天想幹的事，就是這樁——自己種點糧食。冬天過去，到了可以燒掉田裏這些雜草的時候，我簡直要哭出來，我看年年這時候，就是那燒雜草的煙味，弄得我發瘋。馬上接着別的種田的人都耕起地來，就是這件事最糟糕，耕地出來的那新的泥土氣味打動我，我就發軟哆瞭了。這是我底脾氣——年年這時候燒雜草種地；我這樣幹了差不多五十年。還有我爸爸，跟他爸爸都是一樣的人，我們列斯特一家真是喜歡爬鬆土，在裏面種東西。田地真是了不起地抓住了我



，洛夫。（洛夫現在是全神注意愛麗梅的了，吃了一半的燕青在送到嘴邊的中途停住了，愛麗梅轉身退後坐在地上繼續她的蠕動與尖銳之聲。洛夫側向她，杜得密切注意他們。）

杜：爸爸，瞧！

吉：少開口，杜得！……可也不是總像現在一樣的，洛夫，我還記得前不久當勒那邊個個做生意的都想借錢給我，可是約翰老爺突然走了。緊接着村長把我拿到手的東西差不多都拿走了；他拿走了我有的每一樣東西，就留下那輛舊汽車和牛。他說那條牛並不好，因為它沒有精神了；那輛汽車也不好。我覺得他也對，因為那輛車不走了，牛也死了。

杜：（擲一塊破壁板對吉特）瞧呀，你！

吉：（生氣地）你要幹嗎，杜得？你怎麼回事——像這樣對我扔牆板？

杜：愛麗梅在吊膀子呢，那邊不是在吊膀子嗎？瞧，爸。

吉：（才初次意識地注意那動作）老天在上，洛夫，你有沒有聽見我說的話？你還沒有回答我那蕪菁的事呢。

杜：洛夫連想都沒有想蕪菁的事，他正要跟愛麗梅套近了，瞧愛麗梅跟他湊合的勁兒。愛麗梅要不看着點兒，簡直要碰上了。（現在該輪到吉特無心談話了，他注視着洛夫和蕪菁。洛夫挨近愛麗梅只有幾碼，伸手到愛麗梅處，粗野地撫弄起來。他們底背對着，以一種原始的姿式互相磨擦；緩慢地，靜靜地。）

（吉特把他那握在手中漫想修理的氣缸放在一旁，站起來，一吋吋地，他開始側身向袋邊走，洛夫已經圍在愛麗梅後逐漸放肆，手繞在她身上，撫摸着她底胳膊和腿）

吉：（漸漸移近袋子，洛夫沒有看見，只有阿達和祖母列斯特注意了他，杜得也專心注意看着洛夫與愛麗梅）天，洛夫從沒有那樣靠近她過，他說過他

決不靠近愛麗梅用棍子挨到她那麼遠。可這會兒他不在乎了，我敢說他連她嘴上有缺口都不曉得，他要是曉得了，他可不會理她。（現在吉特動手了，以一種迅速的突進，他邁過那當中的距離，抓住那袋子。洛夫瞧見。迅速轉身揍他，沒有遇着，吉特退後一步時，他要起身，但愛麗梅乘隙抓住了他底腿。不等他推開她，阿達急從非旁過來，中途拾起一根棍子，祖母從原處蹣跚過來，也揮舞着棍子。兩個婦人走向洛夫，來幫助愛麗梅。）

洛：把蕪菁放下來，吉特，把蕪菁放下來！（愛麗梅，比洛夫敏捷，跳在他上面，抓他下來，他們滾在地上掙扎）

（對愛）躲開我，躲開我。（洛夫掙扎着起身，阿達與祖母打他耳光，用棍子刺他）

吉：（在大門口）你告訴貝兒說我叫他對你好點，洛夫。我明早頭一件事就是

來看看怎麼樣，（下，跑着。）

洛：你這混蛋（洛夫，憑着大力氣，摔開幾個婦人把愛麗梅完全擲在地上，奔向大門。他停在那裏，望着路上，想偵察吉特。）

杜：你不用想抓住爸爸，他已經跑到林子裏去了，爸爸一跑到林子裏，誰也抓不着他。（洛夫感到杜得底話底真實性，喘息着，靠在柵欄上，不再打算跑了。愛麗梅在地上，也是呼吸急促，但依然盯住洛夫。）

阿：你再回來找愛麗梅罷，洛夫。不要怕她，你簡直會要愛她，好讓貝兒回到我這兒來。（洛夫不答，從口袋裏扯出一塊彩色大手帕，抹着他流汗的臉，杜得走向木欄當中。）

杜：洛夫，見天早上那十七號運貨車要在煤溝裏採多少煤？我看那運貨車，好像比客車運的要多兩倍呢。（洛夫不注意。阿達向到走廊，祖母拾起那一囊樹枝，呻吟着回到屋裏去。）那些火夫幹嗎不多吹幾次汽笛？我要是火

夫，我就要時時刻刻拉汽笛繩子。（杜做着像火車頭汽笛的聲音，洛夫從木棚轉身，走到院中？戴上帽子，瞥一下舒展在地上躺着的愛麗梅。於是他轉身要走，杜得跟他到門前，洛夫把套襖整理好，走到大門，杜得跟着。）洛夫，你什麼時候自己買一輛汽車？你在煤溝裏掙老大一筆錢呢，你該買一個上面裝一隻大喇叭的。（作火車頭聲，失神地）汽笛跟喇叭真好聽。（洛夫不理杜得，從大門下，直向大路上去）我看今天洛夫不大愛講話。

阿：杜得，你進林子去，找你爸爸，別把那些蕪菁吃完了。（杜得欲行）一定給你老媽媽也帶幾個回來。（杜下，阿達注視着他出大門，然後叫）愛麗

梅！——愛！——

愛：（朝上看着，眯着眼）什麼，媽？

阿：你進屋子去，照我老早跟你講的話，把床收拾好。（愛麗梅伸懶腰，打阿

欠，毫無動意。我賭咒，這兒就沒有一個人夠有腦子幹點事。你進去照我底話做，聽見嗎？來呀！

愛：（慢慢起身）好罷，——我來了。（亨利。皮波上。這個人，除了聲音和衣服略有不同之外，簡直是吉特，亨利驚慌地上，他並不進院裏來，只是伏在木柵上。愛立即又坐下。）

皮：喂，阿達，吉特在家嗎？

阿：（否定地搖頭）他剛剛到林子裏去了，我看他馬上就會回來，不過也說不定。

皮：你對他謊我來過了，

阿：你慌什麼！亨利。皮波？打從你是個小孩子，我就沒有見你這樣慌過。

皮：這會兒沒有功夫跟你講，可是你跟吉特說，我來過了，等我回家的時候，我還要來歇歇腳。（女教士畢西，萊斯上。她是個年約四十的相當肥大的

婦人，穿着靛色圍裙，在她那大圓臉上戴着遮陽帽。畢西是南方邊遠某部份所特有的巡迴女教士底支派之一，她不對任何教堂負有義務，而她底信條與神聖教授的方法，全是她自己底。她底聲音高而重，在那些她所活動的上帝的愚民之中，都一致承認她自有其價值。她從大門進來，到院子當中，拿下遮陽帽，自己扇着。同時致寒暄之意。）

畢：晚上好，亨利兄弟——晚上好，阿達教友，上帝祝福你們

皮：晚上好，畢西女教士——好，我該走了。（要走。）

畢：忙什麼，亨利兄弟？你犯了什麼違背上帝的罪嗎？

皮：沒有，讚美上帝。可是我要急着走了，（下）

畢：（在後面叫聲）這幾天裏頭，我要到你家裏來傳教，禱告。亨利教友。（沒有回答，她轉身對阿達）你看亨利幹了什麼？跑成那個樣子，我敢說他近來一定是個犯了天大罪過的人。看樣子魔鬼一定附在他身上了。

阿：進來，畢西，我看吉特一定會喜歡見你。

畢：我也高興見他，教友。我看我來這兒走了三哩路。（走到走廊，站了一會

。）

阿：坐坐。

畢：你有椅子嗎，教友？我這可憐的背，累得好像裂成兩半了。

阿：噫。（她進屋子去，畢西望望四週，自己扇着，看見了愛麗梅，愛格格地笑。）

畢：孩子，你好嗎？上帝和你同在。（她唱着讚美詩「我們要齊集河邊」，

走上走廊，唱在半截，阿達從屋裏回來，拖着一把舊搖椅，擽下。畢突然停止歌唱，對阿達）祝福你，教友。（她坐下，前後搖着，自己擽着，阿達站在地面上直靠走廊，嚼着鼻烟桿）吉特這時候上那兒去了，阿達妹妹？那個人又幹了什麼有罪的事嗎？



阿：他到蘆葦堆裏去，吃他剛剛打浴夫那兒偷來的燕菁。

畢：上帝，上帝呀，他又偷東西了！吉特是個有罪過的人，沒有比偷東西更有罪的了。冬天的燕菁好吃嗎，教友？

阿：我想好吃。

畢：上帝饒恕我們的罪過，尤其是饒恕吉特……他會帶幾個燕菁回來嗎，阿邊

？

阿：我叫杜得去抓他，別把那些燕菁都吃了。說不定他會帶回來的，說不定他不會。

畢：真的，杜得會弄得好的，杜得是個頂好的孩子，妹妹。

阿：嗯。

畢：我們可得當心，別把他交給不傳道的浸禮派，他們都是有罪的人，他們不像我似的，他們一點都不知道上帝幹的事。

阿：畢教士，你的教叫什麼名字？叫什麼，你從來沒有說過。

畢：就沒有名字。我就一古腦兒叫它「聖靈」；這就是我跟上帝，上帝在禱的時候跟我講話，我回答他。好些事我就是那麼樣幹的。

阿：我要你替貝兒禱告幾句再走，畢西。吉特偷了洛夫底東西，我看他一定很惱，揍貝兒會揍得更厲害了。

畢：我倒高興替貝兒禱告幾句，可她也得替自己禱告，那樣對上帝很有些用處。

阿：貝兒除了我，對誰都不說話的，那怕是上帝。我看他自己禱告的事，得由別人來幹。

畢：我跟上帝提一提，看上帝會不會叫她鬆一鬆嘴巴。她一定有什麼罪過，要不，她是會跟別人一樣講話的。上帝並不算算叫一個女人不講話的。

阿：愛麗梅也不大多講話；可那是因為她那張嘴唇，她一說話，聲音就好笑。

畢：你們列斯特一家有天大的罪，要不，愛麗梅不會長那麼一張缺嘴唇。說來  
說去，我看你們列斯特一家是這鄉下頂有罪過的人。（她們被吉特與杜得  
在場外的爭吵聲攔斷了。）

杜：（在場外）又不是你一個人愛吃蕪菁，這一個禮拜我跟你一樣沒有多少東  
西吃。

吉：（場外）你已經吃了五個了。

杜：再給我幾個，你聽見嗎？

吉：你不能再要了。

杜：我要揍你。（這時候吉特奔到大門口，他袋裏滿是蕪菁。杜得接踵而至。  
在大門口捉住他，從後面一隻胳膊抱住。用右手從他袋裏掏出蕪菁。）

吉：（想掙開）不要這樣，杜得，不要這樣。

杜：（笑他）哈哈，你打不過誰，你簡直跟貓一樣沒有氣力！（把吉特推倒在

旁邊牆上，杜得到大門右邊吃着一隻蕪菁。）

吉：（躺在地上）你再也不能拿了。（自己起來）

畢：你又犯罪了，吉特。

吉：（這才看見了畢西）畢教士，讚美上帝！（他奔向走廊）我早知道上帝會派他底天使來洗掉我底罪過的。你來得正是時候。

畢：上帝總知道趕時候來的，我正在家裏掃廚房，上帝來找我說：「畢教士，吉特正幹了一件犯罪的事，你馬上到他家去，趁早替他禱告，我就直對着上帝說：「主啊，吉特是個有天大罪過的人，可是我要替他禱告，一直到把魔鬼趕回地獄去。」我就對他說了這些話，就來了。

吉：（在走廊上畢西搖椅前歡舞着）我知道好上帝是不會讓我滑了脚掉在魔鬼手裏去的。我早知道！我早知道！

畢：吉特，你不給我一個蕪菁嗎？這一向沒有吃的，日子不好過，好人壞人

一樣。

吉：當然，畢西。（吉特選了幾個最大的給畢西，轉向阿達）你在這兒，阿達。（給她幾個。別人也各得一份，祖母上到吉特前，扯他底外衣。對畢西）我真想多有些東西，給你帶回家去，教士。我有得多的時候，總一回給萊斯牧師一大堆鷄跟山藥且，這回我沒有了，只有些蕪菁，我倒不覺得不好意思。上帝長了這些東西，他幹的事對我總算夠了。

畢：（大聲地）讚美上帝。

吉：阿！阿門，教士，阿門！

畢：（吃完蕪菁，嘆口氣）我覺得上帝在叫我，我們禱告幾句罷。（畢西站起來，到院當中，吉特隨後，阿達與祖母也隨過去，祖母一邊走一邊呻吟，愛麗梅和杜得坐在走廊上，吃着蕪菁，注視着。）有些人反對在房子外邊跪下禱告，他們說：「畢教士，我們能不能進屋子裏去禱告，不一樣嗎？」



你們知道我怎麼講？我說：「諸位男女教友，我們在這外邊禱告，並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我要過路的人都知道我是跟上帝站在一起的，只有老魔鬼才躲在屋子裏輕輕地嘀咕」。我就這樣對他們說，我就這樣敬奉上帝。

吉：讚美上帝。

畢：我們預備好禱告罷。（他們都跪下）阿達妹妹，你還害肋膜炎嗎？

阿：時時刻刻害。（吉特和阿達低頭閉着眼，但祖母向前直視着，眼睛睜着，頭略向上仰。畢對阿達點頭，然後禱告。）

畢：親愛的上帝，我又在這兒替犯罪的人們作一點小小的禱告。吉特和他們一家又要我替他們禱告，上一回有了些用處，可是今天吉特又被魔鬼抓住了，跑出去幹了一件天大有罪過的事；他把洛夫的蕪菁全偷了，現在差不多快吃光了。來不及拿回來，所以我們要替吉特禱告，你該止住他那樣偷東西，我這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樣偷東西的，吉特是要不幹的，不過好像我

們替他禱告過後，魔鬼馬上又抓住了他，你不會聽他底話幹吧。會嗎？上帝是應該教魔鬼怎麼幹的。……還有阿達教友又害肋膜炎了，這一回你一定得給她出出力，上一回沒有多大用處，你要是治好她，她一輩子就會離開那魔鬼了。你肯嗎，阿達教友？

阿：肯，上帝。

畢：還有老媽媽底橫腹也有災殃，她時時刻刻都爲這個痛苦，她現在正跪在那邊，可是她那樣不能再多跪幾次……你也該祝福愛麗科，愛麗梅拉着那張缺齒唇，弄得樣子頂難看。（愛用手遮着臉，杜得望着她，露齒而笑。）

吉：別忘了替貝兒祝告，畢教士。貝兒也有事很得禱告一下呢。

畢：我正要做。阿達教友叫我禱告，說洛夫不要爲你偷了藥膏，把貝兒打得本

重。

吉：不是這麼回事，是爲貝兒自己幹的事。

畢：吉特教友，貝兒幹了什麼有罪的事？

吉：這是洛夫今天對我說的，他說貝兒不對他說話，不讓他碰她。到夜裏她就躺在地上的草席上睡覺，洛夫只好一個人睡床，一個作老婆的這樣幹可不大好，上帝得叫她別這麼幹。

烟 草 路

畢：吉特教友，貝兒這種小女孩子，不像我們長大的女人，是不大會過結婚日子，說不定我自己來跟她談談，用不着要上帝來幹。我知道怎麼跟她說，我想會比上帝知道得多些，因為我原是個結了婚的人，直到去年夏天，我前頭那個丈夫死了以後，我想我會明白這一套，上帝不會知道怎麼對她講的。

吉：好罷，你就跟她講，不過你要是求求上帝，說不定他也能幫點忙。說不定他以前也碰見過這樣的女孩子，雖然我不大相信這鄉裏還有誰像貝兒那樣不愛睡在床上。（杜起身，往口袋裏拿出球來）。



畢：我要是提提這件事，說不定也不要緊。

吉：這話對，你也跟上帝說說，這件事，你們兩個人總該幹出點事來。（杜對牆擲球，又捉住，吉生氣地說話。）不要對那舊房子扔球，杜得。你沒有看見畢教士在禱告？呀！我說你真得多長點腦子。

杜：算了，滾一邊兒去罷。

畢：瞧你，。杜得……（等他停住）現在，上帝，我還有要勸別的真要禱告。

要不是我要得很急，我是不會向你討恩惠的。所以這回我要替貝兒討點恩惠。我請你叫她別睡在地板草蓆上，弄得洛夫一個人睡床。我對我前頭的丈夫，原是個好老婆，我從沒有在地板上睡過草蓆子，這裏的阿達教友也沒有那麼幹過。等我再嫁個人，我也不那麼幹，我也跟那新丈夫一樣睡在床上，所以請你叫貝兒別那麼幹。

吉：你剛剛說什麼？畢教士好像聽你說你要嫁個新丈夫？

畢：我還沒有打好主意，可是正在找呢。

吉：要不是爲了有阿達……

畢：（格格地笑）別作夢罷，吉特教友，你怎麼知道我要拖你？你年紀還老了

，是不是？

吉：也許老，也許不老，「就算是罷，這件事也不算老。」

阿：（生硬地）我看你還是禱告完罷，我看你給貝兒求的事，總還沒有照我底

話做呢。

畢：我還沒有……求你，上帝，阿達教友要我求你，叫洛夫別打貝兒打得太厲利

害了，我想沒有別的了……救我們脫離魔鬼，還有……

吉：喂，等一等，你忘了給杜得禱告，你杜得給忘了。

杜：算了，我不，你用不着，我不要禱告。（畢西跳起來

臂勾住他，拖他到禱告圈中來。）

畢：過來，杜得，過來跟我跪着。

杜：（生氣地）我不要幹，我不要替我作什麼禱告。（畢西用一隻胳膊抱住他底腰，抱得很緊，用另一隻手撫他底肩）。

畢：（溫柔地）我得替你禱告，杜得。上帝對你跟對愛麗梅一樣，並沒有撇開你。（她跪着，但還是用胳膊繞住他底腿）過來罷，我們大家說來說去還是禱告的。（杜得感到她底胳膊在他底腿上的壓力相當興奮刺激，格格地笑不可仰）。

吉：不要跳上跳下，杜得。你什麼毛病？（杜得用臂抱住她底頭，開始磨擦她，她也磨擦他。）

杜：（忍着笑）好罷，我倒不在乎。（他跪下，繼續用胳膊繞住她，她也繞住他）。

畢：我知道你要我替你禱告的，杜得。這樣會給你洗清罪過，像吉特一樣。（

閉上眼，昂起頭，親愛的上帝。我求你救杜得教友離開魔鬼，在天堂裏給他留一塊地方。沒有別的了，阿門。

吉（讚美上帝。不過像杜得這樣有罪過的人，這篇告太短了。）他站起來舉  
（與杜繼續互相抱住。）

畢（喜慶地對杜得笑）杜得用不着多的禱告，他不過是個孩子，他不像我們  
這大人這樣有罪。

吉：好，也許你對，不過我好像記得聖經說過，兒子不該罵他底爹娘，據他對  
別別人一樣。

畢：（撫弄杜得頭髮）杜得不會再那樣了，他是個好孩子，杜得是的。他也會  
成一個好的傳教士，他滿像我前頭的丈夫年輕的時候。（她和杜得不跪了，  
可是坐在地上繼續互相抱着。）

吉：杜得現在快十六歲了，比愛麗梅小兩歲，我看他馬上快弄到一個老婆了，

我那些男孩子都是滿早就娶親的？跟女孩子一樣。愛麗梅要不是那張缺嘴，也像別人一樣的嫁得快，富勒那邊的人，都想要十一二歲的姑娘，像貝兒這樣的。阿達，那邊兒，我娶她的時候，她才十歲。

畢：上帝底意思是叫我們大家都結婚的，他叫我們那樣的。我前頭的丈夫在這件事上跟上帝一樣，講到娶親，他們兩個相信的都是一樣的。

吉：我看上帝是打算叫我們大家都結婚的。可是像愛麗梅那樣長着一張缺嘴唇的人，他可沒有算進去。

畢：上帝底路子是聰明的，吉特。

吉：也許不錯。可是他給他開那張缺嘴的時候，可不見得幹得對。我就只說過這麼一句上帝不對的話，可是這倒是真話，要那條缺縫幹什麼？又不能從當中吐唾沫，又不能從當中吹哨子，上帝幹這件事，幹得真沒有道理——簡直沒有道理。

畢：你不該認上帝這種話，他幹的事他總知道，這樣幹他是有頂大的道理的。

吉：什麼道理？

畢：也許我不該說，吉特。

吉：你要是告訴別人，當然得告訴我，我是她爸爸。

畢：上帝這樣幹，為的是保住他底乾淨身體，免得你糟蹋，吉特。

吉：我糟蹋？

畢：（點頭）上帝知道把他造成那副樣子，在這房子裏就保得住了。他知道你有

路

草

知

一回是個有天大有罪過的人，怕你再幹一回。

吉：這要實話，我那時候本是個天大有罪過的人，我看有那麼一陣子，我是這

個頂有天大有罪過的人，你把皮波底孩子帶來走這兒過罷，我看差不多有

一半都是我底，不管怎麼說。

畢：吉特，等我把你罵完了，你再撒謊。

吉：讚美上帝，我並不是撒謊，我是在告訴你，我以前是怎麼一個天大有罪過的人呢。

畢：你當上帝不知道呀！

吉：（吃吃地笑，到井邊）可是皮波一點都不知道。

阿：哼！

吉：（轉向左面，事實上注意着畢西和杜得底行動）。我說畢西教士，你在跟杜得幹什麼？你和他蹬在那兒，兩個人抱着，襯着，差不多半個鐘頭了。

（畢西裝出一種可能的面赤。）

畢：（把杜得底胳膊從她底腰間拿開，想起來），上帝正跟我說話。（杜得又把胳膊放在她腰間）他告訴我該嫁個新丈夫。

吉：他沒有叫你嫁杜得吧，有嗎？

畢：杜得可以做個好的傳教士，他可以跟我前頭的丈夫做得一樣好，也許還歐

好些。他正合適跟我一起傳教，一起住。是不是杜得？

杜：（迅速地）你要我馬上跟你回嗎？（向她邁進一步。）

畢：不是馬上，杜得。你要肯的話我得問問上帝。（走過杜前面）上帝有時候對男傳教士是特別好的，他們要是娶女教士就更好。我先得爲這件事禱告一下，（對杜作會心的一瞥）還有杜得，你也禱告一下。

杜：（窘迫地作格格笑）我才不呢。（走向大門左面）。

吉：（走向杜）你怎麼啦，杜得？你沒有聽見畢教士要你爲這事情禱告一下？你簡直是頂走運的人了，你倒底怎麼啦？好傢伙！你真是我沒有見過的混孩子！（吉特向左走，杜得過大門右，皮波上，跑向大門。）

皮：（到大門口）喂，吉特——吉特。

吉：（走到皮波前）什麼事，亭利·皮波？

皮：阿達沒有告訴你什麼嗎？



吉：她沒有告訴我什麼。

皮：她沒有對你說我剛才來過？

吉：（不耐地）沒有。你要說什麼？

皮：好消息，吉特。

烟 吉：那麼說說看。你擺在心裏跟我也沒有好處。

草 皮：（深刻地）約翰老爺要回來了！

吉：（震動）約翰老爺？約翰老爺死了呀！

皮：不是約翰老爺，是他的兒子。

吉：是他！（轉身對阿達）你聽見嗎？阿達？約翰老爺回來了！

阿：他沒有說約翰老爺，他是說約翰老爺底兒子。

吉：那也一樣。這老爺是約翰老爺底兒子，是不是？（對皮）他是又要借錢給

種莊稼的，是不是？

皮：我看是？個個都這樣想，他這會見在富勒那邊，可是明天要到這兒來。

吉：讚美上帝。我知道上帝是要給養活的，（對阿）好，這你有什麼話說？娘兒們？我不是告訴你說今年我要種莊稼？（阿達聳肩不答。對杜）。喂，杜得，到田裏去把那些雜草燒起來，你往遠的那邊去，我走近的這邊，今年我們要把田都燒光？我們要長出你從來沒有見過的莊稼。

皮：好了，我該走了，吉特。我看這會兒我也該自己燒我自己底田了。（吉聳頭，皮波下。）

吉：再見，亨利。……阿達，你到那屋裏去，給我弄點東西吃，等我們回來的時候，肚子要餓了。

阿：沒有什麼東西弄？

吉：我從沒有見過你這樣醜扭的女人，老天在上，你要是才怪呢。你照我底話去幹，別說那套廢話。……來，杜得，約翰老爺底兒子明天來這兒的時候

，我們都得預備好了。快點……來吧！（吉慶邁木柵，在埠，匆匆連上崩家路。杜得對畢四投以飢餓的一瞥，於是迅即到木柵口下。畢奔向木柵，俯着杜得。）

畢：喂，杜得！你別忘了！照我底話聽告，明天早上，我到這兒來告訴你。轉向阿達，帶有仁慈的笑容。我好像覺得上帝是滿喜歡杜得的。



##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時：翌日

幕開時：還在清晨，晨曦的琥珀色的光照耀着全景。光隨着時間底進展漸漸充足而明亮，直到完全天明爲止。幕閉時，沒有一個人，腐朽的房子正獨自享受着晨光。可是，不一會兒，畢西迅速地從大門上，走到走廊，用拳頭大聲敲着門。

吉：杜得，喂，杜得。……杜得。（他耐心地等了一會，先對房子後面，然後又對走廊靠台前的窗子瞥了一眼，於是他推開門朝裏面喊：你在那兒，杜得！）吉特打着呵欠，抓搔着，從窗口探出來，說話之前先用三臂擦嘴，他

還睡意未消，可是已經敲上了他的頂樓。他的帽子，雖然他的身體底其它部份顯然是像藍極鳥似地裸露的。）

吉：這麼早你找杜得幹什麼，畢西！

畢：你別管，我要杜得。：喂，杜得（他從房門進去，叫着）杜得：喂，杜得。（吉特從窗口退回看，裏面，畢西底聲音在外面繼續。他低語兒，杜得？（舞台空了一會兒，杜得從左面烟幕路上過，走過房門外，吊起水來喝。他不注意畢西繼續重複叫他底聲音，吉特從房門口上，他已經套好了套袴，手中拿着襯衣和鞋襪，他看見了杜得）。

吉：喂，杜得，你上那兒了？畢西到處在找你。（杜得不回答，繼續飲水。吉特擲下鞋襪，穿上套袴）。他簡直把房裏每張床都翻亂了，你幹嗎不告訴他你上哪兒了。

杜：算了，滾她一邊兒去罷。（喝水）

吉：（穿着）老天在上。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着急找人的女人。我看他是想要跟你

結婚。（杜得不答，他抬頭看一眼）要是她要嫁你，你是不是想娶她？

杜：算了，我要幹那件事幹嗎！

吉：昨天看你那樣手舞腳跳像打定主意那麼幹了。——那樣對着挑呀，觀呀的這會兒又想怎麼啦！

杜：算了，替他娘的。都隔了一天，一個男人總不見得老是一樣的。

畢：（在外）杜得！——喂，杜得！

吉：聽他喊呀！他這回肯定是跑到後院去了！你爲什麼不答應呀？杜得！他在床上我你那會兒，你在那兒啦？你到底在那兒！

杜：在田上

吉：（興奮地）田上怎麼樣啦！燒光沒有！

吉：（點頭）差不多。北邊那面，還有些在燒。

本：這話我聽了真高興。趁約翰老爺底兒子今天來，我們得動手耕田種莊

了。

畢：（在外）杜得：你在那兒！（畢從台後房角繞上，瞧見杜）。你在這兒！（

迅速跑向他，他看了她一眼，但當她走近時，依然用背對着她）你沒有

聽見我叫你嗎？（深情款款）從後面用胳膊抱住他底腰。你不知道我在

找你呀！杜得孩子！（他底胳膊在突然而厲害的絞抱中壓緊，以致將他所

拿着的水桶底水潑出來。）

杜：喂，瞧你把我弄的！

畢：這算什麼？杜得！你不高興見我嗎？（抱住他更近）這樣你不覺得舒服嗎？

！

杜：（露齒而笑）嗯。（他放下吊桶，轉身摟住她），他們痴姿式難看而有趣。本

走廊上，吉特繼續提起脚穿鞋襪，同時注意這熱烈的一對）



吉：你一定是打算要結婚了，畢西。（畢西開始梳理杜得底濕頭髮，阿達在門口出現，愛麗梅在窗口）

畢：（祕密地——肯定地點頭）上帝叫我這麼幹的，我昨晚問他這件事，他說：「畢教士，杜得是我娶你嫁的人，明早早點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到列斯特家嫁給杜得」，這是他說的話，所以我一從床上爬起來，就儘量快地跑到這兒來，因為上帝不大喜歡久等。（畢西熱情地凝視那意識地露齒而笑的杜得）。

吉：你聽見上帝對畢教士講的話了，你這會兒打算怎麼辦？杜得！

杜：狗屁不值，我不知道。

吉：你什麼毛病？你沒有男子漢大丈夫的樣子。

杜：我也許是，也許不是。

畢：沒有什麼好怕的？杜得。你會高興娶我的，因為我懂得怎麼樣好好待男人

。(杜得遲疑，阿達從房門口上前，裝在走廊支柱上，顧母從房子後角繞出來，但保持蹲伏與隱藏，以免引人注意。)

吉：那麼，你不打算幹麼，杜得！

杜：(意識地)算了吧，我幹嗎要娶她？(杜從口袋裏掏出球來，對吉特看，畢對杜得轉過去的臉看了一眼，於是出奇制勝，轉身對吉特。)

畢：(聰明地對吉特)你知道我打算怎麼辦？吉特？

吉：什麼？

畢：我要自己買一輛新汽車。(這句話對全場的人效力如電，吉特迅速站起來，而杜得也以突然的敬畏的興趣停止拍球。)

吉：一輛新汽車！一輛結結實實嶄新的汽車？

畢：(點頭)一輛嶄新的，(畢西着力地搖著頭，杜得靜著眼，不相信地望著她。

吉：你有錢嗎！

畢：（驕傲地）八百塊。

吉：八百塊錢！這麼多錢你那兒弄來的，畢西？

畢：我前頭的丈夫保壽險的錢，他死了以後，就存在銀行裏。

吉：這真是老大一筆錢，我都沒有想到這鄉下有這麼多實實在在的現錢？

阿：你不會把這筆錢全都拿來買新車吧！會嗎！

畢：（點頭）杜得跟總要頂好的東西，我們是不是，杜得？（杜得只能睜大了眼睛望着她。）

阿：我看這不大對，照我看，你要是想做對，就該拿得出一些錢給杜得雇的老爸爸跟老媽媽。我們就好拿來買鼻烟，買吃的了。

畢：不，阿達教友。上帝不叫我們那麼用，他叫我用來繼續傳道和禱告。所以我要買這輛新汽車，杜得跟我要是得到一些啓示去那兒幹點上帝底工作，

就好開來開去了。

吉：畢教士是對的。阿達，沒有比替上帝做事更好的了。那筆錢隨他怎麼花，跟我們都不相干。約翰老爺的兒子，丁老爺回來了，我可以借到我需要的錢。

阿：哼！什麼東西還沒有到手，你就想上天了。

吉：別管他，畢西！你什麼時候去買那輛新汽車！

畢：我馬上到富勒那邊去買。（急切地望杜得一眼）。可要是杜得跟我結婚的話。

吉：你這會兒怎麼說，杜得！你要不要跟畢西結婚，坐着新汽車繞着這鄉下開來開去！

杜：車上有喇叭嗎？

畢：我看會有。新汽車不都會有喇叭嗎！

杜：我能嗎！

畢：我買就是爲你開的噲！

杜：我時時刻刻都能開嗎？

畢：當然咯，杜得。我還不會開汽車呢？

杜：那麼，憑什麼不幹？

畢：（高興地抱着他，吻他，）。啊，杜得。（杜躲開她底擁抱，穿起鞋來。

吉：你跟杜得什麼時候去旅行傳道？禱告？是先結婚呢，是結婚以後呢！

畢：結婚前。我得馬上走到富勒，買輛新汽車再結婚。

吉：你是打算得到本郡的許可，還是簡直不得許可就過下去呢？

畢：我要去弄一張結婚執照。

吉：那要花兩塊錢呢，你有兩塊錢嗎？——杜得呀——杜得可一個大都沒有。

畢：我不問杜得要一個大，這筆錢我自己出，我在銀行存得有八百塊錢，另外還有一些，杜得和我用不着担什麼心。是不是呀。杜得！

杜：（不耐地）用不着。來吧，我們不能再耽誤了。（杜得舉步即行，畢面稍

留整理頭髮，較慢地走向大門。）

阿：你得常常給杜得洗脚，畢西。你要不給他洗，他就會把被窩弄髒了，有時候他一冬天都不洗，把被窩髒得簡直你不知道怎麼洗才好。

畢：（快樂地對着在大門口等候着的杜得）你是那樣的嗎，杜得？

杜：（不耐地）要是我打算去買新汽車就快去買。

阿：杜得正跟他爸爸一樣不小心？我費了大勁教他在床上穿襪子，只有這樣被窩才能乾淨點，杜得簡直跟着他爸爸學。所以你最好也叫他穿着襪子。

畢：這話對。我跟杜得會過得很好的。

阿：（追着畢西和杜得叫）你們要是走到貝兒住的地方，請你們對她說，她媽

媽想再見見她。(吉特，阿達，愛麗梅都到木欄前，目送着杜傳和畢西下。甚至祖母也從漿果樹後望着。)

吉：杜得真是個頂走紅運的人，(直對衆人)瞧，不是嗎？……他一邊弄到一輛嶄新的汽車，開來開去，一邊又要娶親了。我跟你們說，在一天裏頭弄到那麼多，真沒有幾個人，從這兒到河邊，我再也不認得有別的人有嶄新的汽車的。也沒有幾個人有畢西那樣漂亮的老婆的。畢西給什麼男人都是好老婆，——不管你在哪兒找到的男人。就是她有些地方杜得不大對付得了，要是換了我就沒有問題了。我要求求畢教士從開頭就利利落落，一直好到底。

阿：(嫉惡地)嘿！

吉：(轉向愛麗梅說話了)愛麗梅，這下子該你自己找個男人了。我那幾個孩子都娶親嫁人了，下回輪到你，你老早就該嫁人，可是爲了你這瘋長相，我

寬了你許久，我知道你比別人找伴兒難些，可是你該出去自己馬上找個男人嫁過去，你不該照你那樣在這兒跟洛夫亂來，因為他是娶過親的。要不是爲了你這個樣子，說不定會娶了你，可是你不要多驕臉，男孩子就會跟在你後面追了。（他間歇。使她驚奇的是愛麗梅竟悲傷而啜泣起來，用手遮着臉）。怎麼回事？你怎麼啦：愛麗梅？（還在啜泣，愛奔向大門面向大路下。吉無法可施，轉向阿。）我從沒有見過她這樣。我說了什麼話把她弄成這個樣子？（吉坐於走廊上）我瞎兇有時候真不知道女人心裏想些什麼。簡直捉摸不透。（要躺下去，可是阿達擋住了路）。老天在上，娘兒們，看着男人要躺下，你不會躲閃些嗎？

阿：你今天不打算往阿古斯達運柴嗎？

吉：你又要這樣說了？我沒有跟你講過了老爺要來，我種莊稼了。我得省一點兒氣力幹那個。



阿：哼！家裏一塊吃的都沒有。不吃東西也沒有氣力。

吉：這一下不用着急了，丁老爺會安排的。不管怎麼樣，就說我想幹罷，那輛老汽車我也開不動。

阿：你看杜得和畢西肯讓你用那輛老汽車裝嗎？

吉：我不打算再往阿古斯達運柴了，可是我保得定可以坐一騎那輛新汽車，我看這幾天裏頭，我要坐着它去找湯姆，

阿：你見着他就對他提，說他老媽媽想穿一套時新衣服死。他不曾爲這一點小事不拿錢的。

吉：我跟他提提，可是我不知道他怎麼辦。我看他總有一大堆孩子要養活。

阿：你看他有孩子嗎？

吉：說不定有幾個。

阿。我真想見見他們。我知道我一定在什麼地方有一大堆外孫。我有那麼多兒

女離開家，應該有的。

吉：我敢說克萊拉一定有一大堆孩子。她開口閉口總說要孩子的。他們還說麗茲和爾在宮勒那邊也有一羣。我不明白爲什麼別人對這些事，比我還清楚。我自己底孩子底事，好像應該最清楚的是我。（洛夫上。恰恰站在大門裏，喘息未定，望背回遠望吉特。吉往上看了一眼，見到了洛夫，洛夫底寬大的胸口與作祟的眼睛使他相信洛夫是來報復偷竊燕善之仇的。）洛夫，天呀？（他跳起來，飛奔到靠台前的井角）

洛：（呼吸急促中）不用跑，吉特，我不會打你。

吉：（在房角，依然準備跑。）你不是生我昨天偷燕善的氣嗎？

洛：（疲倦地）那件事我不再擺在心裏了。

吉：你怎麼啦洛夫。你好像跑了一大截路來的。你到底出了什麼岔子？（洛夫不答，坐下）你是瘋了嗎？（洛夫否定地點頭）

阿：（高聲，朝前一步）那是爲了貝兒！就是這件事——貝兒！

（洛夫望他一眼，點頭，他神經質地上前。）

吉：她怎麼啦，洛夫？

洛：她跑了。

阿：不會的，她不會跑！她沒有先來看看媽，不會那麼幹的！

洛：（上前——搖頭）她是跑了！

吉：你怎麼知道，洛夫。說不定她是躲在什麼樹林裏了。

洛：皮波今早看見她在往阿古斯達的路上走。

阿：阿古斯達？

洛：聽說他停住了問她往哪兒去，可是聽不煩他，只是往前走。

阿：（猛烈地對洛夫）你對她幹了什麼事？別騙我說沒有。

洛：沒有，我沒有阿達。我今早一早起來，朝下一看那地下的草蓆子，簡直就

忍不住了。我下來把她抱在懷裏，我並不打算傷害她，我只是想抱她一會兒。可是她溜脫了，以後就沒有看見她。（阿達傷心地在走廊上搖擺不定。）

吉：我估摸這幾天她總要逃到阿古斯達去的。不過她從前總是害怕的。

洛：皮波說她今早她好像有些要死的樣子。（絕望地）我得找她回來吉特，我一定要找她回來。

草 路

吉：你那樣打算也沒有用，好多女人都是一下子就跑了，麗茲柏爾也跟她一樣跑到阿古斯達的。

洛：我就沒有法子辦了嗎吉特？

吉：你別好的法子，洛夫，就是讓她去。

洛：我要是到阿古斯達找到了她，你看她肯讓我帶她回家住下嗎？……你看她

肯嗎，吉特？

吉：我可保不定。你去找她，就把煤溝那邊的事說說了。你把她帶回來，她第二回還是會跑得一樣快。

洛：她在那兒會出事的。

吉：麗茲柏爾和古萊拉不都自己照應得好好的。不是嗎？

洛：貝兒又不像她們。

吉：有些地方她不像，有些地方她也像。她住在這短草路，就從沒有心滿意足過。這些地方，她正跟麗茲柏爾，克萊拉和別的女孩子一樣。她到底名字，我不都記得，可是說來說去，她們個個都是一樣，他們都想要時新的衣服。

洛：貝兒從沒有跟我說過要時新衣服，他就從沒有跟我說過話。

吉：我也這麼說過，她簡直就像她媽，阿達也不心滿意足，可是她沒有法子辦，她想跑，我給制住了，可是像那些女人我就制不住，人太多了，一個

男人管不了，她們就好跑了。

洛：（高聲地想）丟掉她我真有些恨，不管她爲了什麼。她背後生出一縷縷的黃頭髮，我一想到她長大到老的時候也讓我恨。

吉：這話倒不假，我從沒有見過別的女人有貝兒那麼漂亮的黃頭髮，我真願意阿達有那麼漂亮。阿達哪怕在那麼年輕的時候，也醜得出奇。我看這一鄉下也沒有更醜的女人。

洛：我成了這鄉下最孤孤零零的人有好久了。吉特，你有什麼法子叫她再回來？

吉：我想法子。可是也沒有用。說來說去。我已經把能講的話都對她講過了。可是她並不回答我，除了跟她媽媽，她跟誰都不講話。哪怕你找她回來，我看也沒有用。

洛：阿達你肯嗎？（看見阿達無望相切，與勞地）那麼，我該回煤礦了，那裝貨

車就快要回來了。它總是把煤斗都倒光的，要是不再裝滿，就沒得運的了。  
。（轉身到大門處，靠在柱上）

吉：你不生我偷蕪菁的氣，我真高興，洛夫。我本想今早頭一件事就是去找你談談這件事，可是杜得和畢西去結婚，我全都忘光了，洛夫。你聽見嗎？杜得和畢西到富勒去結婚了，一邊兒還要買一輛新汽車。瞧，這不算件大事！（洛夫點頭）

洛：你要是看見貝兒，或是聽到她什麼，你告訴我。（洛夫下場。朝路左手去。）

吉：（轉身對阿達，阿達還坐在走廊上，無目的地望着空闊）洛夫真是個好笑的人，就一心一意想着貝兒。好像不跟她睡在一床的女人，他是不會要的。我簡直不明白他，這件事我也不明白貝兒。我敢拿什麼東西打賭，她會來這兒說一聲才跑的，可是我說的更並不總靠得住，女人底事，你隨便怎麼

樣摸不清。(望着阿達，希望她對她說話，他走近她，但她底眼向前直視，終於他用手臂輕輕地打她一下。)好罷，阿達(他走到木柵前，左面，爬上去，回頭望她一眼。)約翰老爺我兒子要來了，你說我就回來。我去看看田地。(吉下。阿達坐着向前凝視，她底眼睛裏有蒼深深的痛苦。突然吉特在場外有叫聲，她轉身望大門外。)

吉：(場外，(叫着)阿達——阿達，(聲略低，但仍在場外)過來，孩子，過來！(他出現於木柵邊緣，拉着後面的人。阿達睜大詫異的眼站起來)噫呀！沒有什麼好怕的，你底老爸爸不會害你。(他拖着貝兒進大門)噫呀，阿達，瞧我在蘆葦地裏找到的。

阿：(舉起手，手心朝上，對着她女兒)貝兒！

貝：媽！(轉開吉特，貝兒跑過舞台，啜泣着倒在她母親底懷裏，吉特，帶着興奮與欣羨，急切而活躍地，走到這兩個女人面前。貝兒是個美麗的女



孩子，她底樣子至少有十六歲，雖然事實上要小得多，而且幾乎和阿達一樣高。她赤足，只穿着一件襖襪的深灰色洋布衣。她底長髮披齊肩頭，像一道金碧輝煌的雲。阿達撫慰她。）

阿：瞧，瞧，不要哭。你又看見你老媽媽了。

吉：（圍着貝兒，揚揚闊步）這不算件大事嗎？我剛剛過田裏去，一眼瞧見她那黃腦袋在蘆葦地裏動來動去。就把她帶來了。她要是不停了一下，我決捉不到她，她多漂亮。她簡直是這鄉下頂漂亮的一個……

阿：走罷，吉特。

吉：（毫無走意）這一年裏她是不是長大了一些？這會兒簡直是個大娘兒們了。

（動着貝兒底衣服，看身材看得清楚些）老天在上，可不是？

阿：（尖銳地——攔走吉特底手）不要動手。吉特。

吉：爲什麼？她可不是個大娘兒們了嗎？瞧她那黃頭髮披在後面，顯得多白，

多金黃！……貝兒，你站在那兒哭什麼？爲什麼不照先打算好的，到阿古斯達去？你怕嗎？爲什麼。貝兒？

阿：她先要看看她老媽媽，（對貝兒）是不是，是不是，貝兒？（貝兒點頭。她底頭還在母親身上。阿達對吉說）瞧，你看見嗎，吉特？你照我底話走開，你在這兒她跟誰也不會說話。

吉：我先得跟她談談洛夫底事。她不跑了，就該待洛夫好一點。

阿：算了罷，說不定她索性就不回去跟洛夫一趕住了。她不往阿古斯達去，不見得就是要再回來跟洛夫一道。

吉：你說什麼？先慢着點兒。這話可不對。女人嫁鷄隨鷄，就得跟他住在一起。

阿：你管你自己底事，吉特。

吉：我這管的是我自己底事。我管的是我自己底事，也是洛夫底事。女人不該

像貝兒那麼幹，簡直要不得。我說貝兒該回去跟洛夫廬在一團，讓洛夫去得到他該到手的東西。

阿：（憤怒地）齊特，你聽我底話。少管這些閒事。要照我說，貝兒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你就沒有主權叫她怎麼樣。

吉：什麼？你倒是跟誰在講話？我是她爸爸？是不是？

阿：不，你不是。

吉：什麼？不是？

阿：就這句話。

吉：老天在上，你知道你說些什麼，娘兒們？

阿：我當然知道。你不是她爸爸，你以辭就不是，你也不會是。

吉：（略略一驚）那麼，該死。——這件事你怎麼想呢？

阿：說來說去，你自己覺得是個什麼東西？你當你這樣一個懶坯，配作貝兒底

爸爸嗎？

吉：（并不懷恨）我倒常常想到。照我看起來，她長得并不像列斯特一家人。

阿：她就沒有列斯特家底種子。她真正的爸爸跟你們哪個人都不相干。

吉：該不是路那邊的皮波？是嗎？

阿：（不屑地）不。

吉：我想也不是。他也跟我一樣，生不出像貝兒那樣漂亮人。倒是誰，阿達？

阿：你不認識的人，他從南卡洛尼那來，到德克沙斯去。

吉：嗯。我記不得這個人。我那時候一定在富勒，說不定在阿古斯堡。

阿：你在那邊去見約翰老鱷，商量耕田的騾子的事。

吉：老天爺，這事子我想起來了。那個老騾子，跟我原有的那條牛，我都記得。

阿：你記得那頭騾子嗎，阿達？

阿：我想記得。

吉：那頭驢子是我從約翰老爺手裏弄到的最後一頭。就那不久，他搬到阿古斯達，就沒有聽見他底下落，直到現在他底兒子回來。（對貝兒）你聽見嗎，貝兒？約翰老爺底兒子今早回來，今年我一定能種莊稼了。

阿：貝兒現在對這件事沒有興趣了。

吉：（憤憤地）她應該有興趣，個個人像我這樣在土地上生長大的，都該有興趣。約翰老爺是這樣，約翰老爺後頭的兒子也一樣。像約翰老爺跟我這樣的人，你一輩子也別想起我們離開我們底土地。

阿：閉嘴罷，吉特。你沒有看見貝兒累了嗎？皮波在通阿古斯達的路上看見她，她今早怕已經走了十哩路才到這兒。（對貝兒）你餓了嗎？貝兒？貝兒肯定地搖頭）

吉：（不太贊成地望着貝兒）你這樣搖頭有什麼道理？（學她）這一套有什麼意思？這樣看起來你真不像我底孩子了。不管怎麼樣，我們列斯特家庭人跟

這鄉下隨便哪個人都一樣講話的。你能不能開開口？

阿：少罵她，吉特。你知道她爲了什麼？她是餓了，你快去給她找點什麼吃的

吉：你難道沒有長腦子嗎，阿達？我自己都沒有吃的，打哪兒給她弄去？

阿：昨天你餓的時候，你從洛夫那兒也弄到一些東西的。

吉：你打算叫我還去偷嗎，娘兒們？（阿聳肩）你打算，我可不。上帝是個聰明的  
人，他時時刻刻在看着我們，作那樣的事。偷東西你可瞞不了他。……再說，從這兒到富勒，你直簡就沒有什麼好偷的。

阿：我聽得說，前幾天毛根自己買了一袋麵粉去考去了。

吉：麵粉！我好久沒有吃麵粉了；打從——（停住）不幹！也許他買了，也許

他沒有，可是不管怎麼樣，我決不走近毛根底房子，我答應過上帝——

阿：（機靈地）他們說他還買了一些醃肉跟豬油回來。

## 烟 草 路

吉：娘兒們，你在上帝眼裏，簡直是個有罪的人！（吹哨）毛根有那麼多吃的，一定是個天大的闊人！說不定我到那兒去闖問他，他會借我一點兒，借一會兒的。

阿：哼！我才不指望那個，毛根才不肯借呢。

吉：我看不出他爲什麼不借。上帝說闊人該跟窮人分享恩賜的。你跟我來，阿達，看毛根是不是打發照上帝底話作。

阿：我？要我幹什麼？

吉：你不知道嗎。娘兒們？要是我想跟毛根借東西，總得有人在前門跟他講話，我就好到後門去，是不是？（一個整整的，挑戰的停頓）快點，毛根也許很早出去耕田了，趁他不在家借到點東西，那真是很大的引誘跟罪過呢。

阿：你先去拿我底舊頭髮刷子，貝兒今日早還沒有梳頭呢。

吉：（急切地）她是打算梳頭嗎？

阿：（以一種突然的點頭）等我走開以後。（吉特迅速地下場到房裏去。）

貝：（捉住阿達）媽，別離開我。

阿：（安慰她）好了，你用不着再担心了。以後你老媽媽照應你了，不管吉特說什麼，你用不着回去跟洛夫同住。

貝：我一輩子不要回去！

阿：你用不着。不過這幾天你得到阿古斯處去住，這件事我已經打定主意了。

貝：我怕，媽。（吉特拿着髮刷上。）

路

吉：（急切地）這給你。阿達。好傢伙，這下子我們該看些好東西了！洛夫說這

鄉下都沒有比貝兒梳頭髮更好看的東西，我也跟他一樣想。

阿：（擰過髮刷）走罷，吉特。別打算在這兒耽一整天看着貝兒。

吉：天呀別暴躁。阿達，我並沒有幹什麼呀！

阿：沒有。我要不讓你幹，你就一輩子也幹不了。快一點，你洗洗，我在路上



追上你。

吉：好罷——（勉強地走到大門口）貝兒，約翰老爺的孩子要來了，就說我不會去多久說我在那邊有點事，叫他就在這兒等我。（下）

阿：你聽我說，寶貝。你用不着怕到阿古斯達去，我還有幾個女兒到那兒或是到別地方去過活，她們都沒有後悔過。

貝：（熱烈地）我想跟你住在這兒。

阿：別這麼想，我在這兒也就不長了，這幾天裏頭我要死了。

貝：不！你不！

阿：不要緊，寶貝，不相干的——只是有時候我自己指望穿一套時新衣服落葬。

貝：我要給你弄你一套時新衣服，媽，說真個的，我要。

阿：你不要管我，你得照應你自己，你得像阿古斯達那些姑娘一樣，弄一頂帽

子戴，鞋跟衣服穿。

貝：我不要什麼。

阿：你一定得要。你不要像你老媽媽一樣住在這兒，養一大堆孩子，沒有吃的時候，也沒沒有鼻烟來舒服舒服。我那幾個孩子誰都不像你漂亮，也不像你說話的時候那麼俏。她們都幹得，你也幹得。（吉出現於煙草路上）

吉：喂！阿達，你到底來不來？

阿：聽見了！我就來。（站起來，對貝兒）寶貝，趁我走開，你就想想那件事罷，不要煩，我不會去多久的。（阿達到大門，祖母自房後上）喂，老婆婆，你到蘆葦地去，檢幾根棍子燃火，我們一會兒就要回來燒東西的。（對貝兒）你收拾收拾頭髮罷，寶貝。（阿下，祖母急到走廊把下面的袋子拉出，貝兒望着她，老婦人伸直身驅看着貝兒許久。她蹣跚前進，想撫摸貝兒底頭髮，但貝兒後退離開她。祖母停住了，她眼睛裏反映出她深深的

傷痛與失望。她凝視着這女孩好半天，於是轉身蹣跚而退。貞兒站着目送她，當老婦人走得差不多了，她走到井邊，將刷子浸在她水桶中。拿這刷子刷了一兩下，突然停住聆聽着。觀衆沒有聽見什麼，可是她聽見了。她迅速地走到井後，跪下來，聆聽着，等候着。皮波即刻出現於路上，跑着，他朝院裏望了一眼，沒有看見什麼，於是進大門到走廊，推開門向裏面叫着。）

皮·吉特——喂，吉特——阿達……滾他媽的罷。（沒有回答，他從廊下來。走到房子靠台後一角，他朝四週一望，沒有看見什麼，迅即走到大門下，貝兒慢慢地，小心地從井後出來，跑到路上看皮波究竟是否走了，於是回到走廊坐下，背對大門，刷着頭。她是專心致志，以後沒有聽見洛夫靜靜地走上煙草路，他看見了她，停歇了，悄悄從大門躡足走進院中，站在地背後，注視着。她突然湊下來，當她底手正刷着的時候，他用力握

住它，她驚慌失措而逃，但她底腕力太強把她拉回來。）

洛：（懇求）別跑，貝兒，我不會害你。（她不答，也不看他）只要你別跑，我就放手，再看你刷頭。我情願看你幹這個，什麼都不想要。誰也沒有你這麼漂亮的頭髮。我向來坐在走廊上，從窗口看你梳頭刷頭，眼睛簡直就離不開。（間歇等待她回答）你不跟我說話嗎？你簡直就十句話不對我講嗎？打你跑了，你不知道，我多想你，今早我幹的事並不是存心的，就只因爲你不跟我睡一床，不跟我講話。有時候我爲了想抱你，簡直要發抖，我總在想一清早起的時候，你底眼睛多美，這對眼睛什麼時候都是好看的，可是一大清早，那真是男人要看的最美的東西。你什麼時候再回來好不好！你都用不著跟我睡一床，我那樣你肯回來嗎？貝兒。他等待，可是還沒有（回答）記得我最末了給你的漂亮東西嗎？我還跟昨天一樣記得清楚。那是一長串綠珠子，我把它戴在你額子上的時候，我敢對天賭咒簡直把你打給

成從沒有見過的美人兒。（可憐的熱情，我告訴你一件事，……這幾天裏頭我們要坐車到阿古斯遠去，給你買頂好帽子，還買一件時新衣服，你願意這樣嗎？說不定杜得跟畢西合帶我們坐他們今天新買的車子。你聽見這件事嗎，貝兒？杜得和畢西結了婚，買了一輛新汽車（在貝兒底深刻的表情中，並沒有絲毫興趣。洛夫有一個夢想）——一輛新汽車！這幾天裏頭我們就要到手，我們就要坐著它開過這鄉下，連那七號客車都想不到有那麼快。（在幻想刺激底興奮中，洛夫把抓貝兒手腕的手放鬆了，她完全閃開了他，他底懇求繼續的呼聲全未被聽見，迅速地——迅速得遠非他那笨拙的人所能追及——她從走廊一急轉而衝到大門）貝兒！（正當貝兒走到大門，阿達出現，貝兒便倒在母親懷裏）

貝·瑪！瑪！（阿達不說話，但是她底眼睛越過貝兒底肩，懷惡意地盯住那天真的洛夫。他也知道那神情是反對他的，但被那佔上風的犯罪感覺弄得情

成混亂了，間歇許久他們才互相致意。）

洛：（可憐地道歉的）我並沒有怎麼樣阿達。我們不過在談談，我沒有碰着她什麼。阿達把貝兒推在後面，檢起一根棍子貓惡地，靜默地向他走來，他不由得退了一步。我只要她回去，跟我睡在一屋（阿達到她面前，她底眼睛冒着火，棍子落在洛夫隆起的肩上，他立住不動，只是低着頭，舉起膀子保護自己。貝兒霍驚）別這麼樣，阿達，別這麼樣。（她底回答是再打他。吉特上，帶着兩隻小袋子。他看見這動作，眼睛發着光。）

吉：好傢伙！瞧你幹的！你爲什麼打洛夫，阿達？他幹了什麼，弄得你這麼打他？

洛：我並沒有幹什麼，吉特。（他被一擊停住說話）

吉：老天在上，也許你沒有幹什麼，你一樣該挨揍。我記不清在那兒見過像你這回挨的痛快的揍。（洛夫緩緩地躲開，阿達幾次都沒有打中）

洛：我跟你說我沒有幹什麼。

吉：我看這不算什麼道理，照我底經驗說，我看地上跟天上的人都是有報應的，這回你也得到你底報應。

洛：我當着賭咒，我沒有。吉特。

吉：你聽見嗎，阿達？洛夫說他沒有幹什麼，你還有什麼話說？

阿：閉嘴！

吉：天！娘兒們，別那麼說話，把那根棍子放下來，你聽見嗎？你今天早上已經幹了一件天大的罪過了，再幹一樁你就要後悔了。（洛夫設法抓住阿達底棍子，制止其攻擊。吉特點頭稱是）我高興看你那麼幹，洛夫。阿達不該這樣對付你。可是你到底幹了什麼，弄得她用那根舊棍子纏在纏你？

洛：我不過是要貝兒跟我回去一道住。

阿：（捉住貝兒）貝兒不回去跟你一道住，你也用不着痴心妄想叫她，她就要照

今天早上出去的主意到阿古斯達去，你怎麼也攔不住她。

洛：我是她丈夫，是不是？我說攔得住她，就攔得住！

阿：（挑戰地）就憑你

吉：你咬定了你自己底主意也沒有道理，洛夫。阿達已經打好主意叫貝兒到阿古斯達去，我知道也沒有法子叫她變卦。

洛：你不能叫貝兒去幹那種行業，那是不對的。

吉：有阿達插在裏頭，不管對不對也沒有法子。就剛才不久，她叫我趁毛根不在家借了一些東西，這怕是女人叫男人幹的頂有罪過的事，可是她不管。

跟她講什麼對不對，簡直沒有用。

洛：阿古斯達不是她這種漂亮女人去的地方。

吉：我真是想擋住不讓她去，可是我可沒有管的份了。（性格的地響動着他底指頭）這件事你該問的是阿達。



結：阿媽是她媽，你不是她爸爸嗎？

吉：老天在上，不是的！我有一次正出門去借驢子，阿媽一高興就跟一個男人吊膀子，這~~一~~一來，弄得我跟你一樣，都算不得是她爸爸。

洛：你把她照顧大一直到嫁了我，不也一樣？

吉：這可不是一樣，上帝不認可的。上帝是何聰明的老東西，他曉過是他底骨肉就是他底骨肉。我正出去借驢子，她吊膀子，這句話是不能算數的。（愛麗梅上，她看見洛夫，便羞赧地藏~~在~~樹後。）

阿：你還是走開罷，洛夫。不管你講多少話，我也不讓貝兒跟你回去，除了她自己樂意——我看她不見得樂意。

洛：貝兒，你肯回來嗎？（貝兒向後退縮得遠遠地，洛夫懇求地望貝兒一眼，於是低下頭，彎身下去拾起那以前掉下的帽子。他在膝頭上拍掉灰塵，舉步而行，吉特住他。）

吉：別走，洛夫，就爲了貝兒不樂意跟你去，你不帶個女人一路，走開也沒有

意思。幹嗎不帶着愛麗梅走？（愛麗梅躲在漿果樹後，格格地笑。用胳膊

遮住嘴上底缺層。洛夫從吉特轉向愛麗梅看一眼，又回來看了一眼吉特。他

不發一語，把帽子拉得更緊，又舉步欲行。吉特看見洛夫不在意，便向前

一步，洛夫再走一步，吉追隨。）愛麗梅得在貝兒弄個丈夫。我跟爾達死

了走了後沒有人照顧她，那些黑人十幾個十幾個地從船上下來到這兒，她

要是自己在這兒，那些黑人會馬上娶了她走的（愛又格格地笑，世混起來

，洛夫又再度搭她的地，嚴肅的地注視她）

洛：（從愛麗梅轉過眼，固執地）我要貝兒。

吉：（激怒地）這笑在上，你知道你弄不到貝兒，還說這種話，有什麼意思？

瞧，愛麗梅有好多

洛：愛麗梅有那麼一副醜臉。（愛麗梅擋住洛夫的路，格格地笑。曲着身子。

洛夫重重地看她，吉繼續說話。）

吉：昨天你還跟她搜呀襯呀的，滿不在乎。你不肯再那麼幹了嗎？

洛：（還在死勁睜着愛麗梅）天，我不！我要娶貝兒！要不就誰都不要！（他越過她下。吉望着洛夫從路上下去不回頭搖搖頭。）

吉：（主要地是對阿達。）這我就不明白了。我看看，一個男人丟了一個女人，就巴不得另外找一個。喂，不要那麼樣，你在幹什麼，愛麗梅？（他底語被愛麗梅對貝兒的攻擊打斷了。她把貝兒推在地上，拾起阿達打過洛夫後掉下的棍子，痛打她底妹妹。吉特向前阻止她，但他較那激怒的阿達慢些。阿達奪過愛麗梅底棍子，反過來打她。愛麗梅反抗了一會兒，祖母偷偷地上，走到漿果欄後察看全景。）

阿：（尖銳地晃着棍子）我給點厲害你看看——我給點厲害你看看。（愛麗梅放棄這寡不敵衆的爭鬥，飛奔出大門，向大路走去）你別擔心，貝兒，她

再不敢了。（她給員兒擲衣上底灰。）

吉：（搖搖頭）好傢伙！我從沒有見過今天這樣的打架！你猜愛麗梅幹嗎這樣幹，阿達？（阿達悲慘地看她一眼，但她所作的這種不屑的回答，被一隻汽車喇叭底震耳欲聾的聲音所打斷了，他們都抬起頭來看。喇叭又大聲地響了，吉特底面色好看起來）那員杜得！杜得跟畢西在那輛新汽車裏，（吉轉到大門，走到台當中，望着路上。阿達走到木棚望着，甚至愛麗梅也爲突然的興趣所動，走到木棚前，只有祖母離得更遠些，在井後瑟縮，聆聽着，等候着。）他們來了！瞧他們！真是一輛嶄新的汽車！你們看他那發光的黑漆！好傢伙！瞧他們已經過來了！（喇叭又響了，更近。吉特驕傲地說）瞧杜得揪喇叭，他揪得滿好，是不是？愛麗梅從左上，飛奔到烟草路上，自右下去迎接汽車）

阿：再也沒有這麼好的了，是不是？阿達？瞧那後面飛起的灰塵！看樣子好像

一輛黑的大兵車，從一道旋風裏跑出來！（喇叭又響了，像伙夫放車頭汽笛一樣的節奏。）

吉：是杜得開車，也是他扯喇叭！（更加興奮）喂！杜得！喂畢西（他從木柵上閃下來，跑出大門，下場，到路上看汽車去，喇叭繼續響着，阿達貝兒與祖母等候，看着，我們先聽見吉特回來，然後才看見他上）天呀，畢西，我老遠就看見你坐在那新汽車裏了。（畢與吉上）我一輩子也沒有見過更漂亮的車子。真是嶄新的嗎？

畢：（生氣勃勃地，驕傲地）我把那整整八百元花在上頭了（喇叭響）

吉：（聽着杜得，然後說）老天在上，這邊還有這麼一個漂亮車子，可真又讓我覺着高興了。你看你能不能帶我坐坐，畢西？我真想坐着它到哪兒去一轉。

畢：（虛矯地看着她所拿的結婚執照）我看等我跟杜得回來，你就好坐了。

吉：你跟杜往哪兒去，畢西？

畢：（驕傲地）我們要像新結婚的小兩口兒似的，坐着汽車到處跑。

阿：你跟杜得在富勒結婚沒有？

畢：還沒有，可是我已經得到本郡底許可了。這一點事要花兩塊錢。（探動執

照給他們看）有一張照會證明。

阿：你們不找個教師嗎？

畢：我可不行！我不就是福音的傳教師嗎？我自己就可以幹得了，浸禮會底人可

騙不了我。

吉：我知道你會幹的，你真是個好傳教師。畢教士。杜又撒喇叭，吉特自得

地笑着。那個老杜得真喜歡要那個喇叭。

畢：（有一點抱怨）一路從富勒來，他就不停地在撒。我看他該停停手，去辦那

結婚照以一半公事了。

阿曼你跟我得開部主要許可證有麻煩嗎？

畢：再麻煩了起先那個跟謝謝謝謝，我得到他爸爸媽媽底允許。我就

林跟他說是坐車到謝謝謝謝的，謝謝謝謝也謝謝謝謝，後來我就馬上請告起

吉來那那謝謝謝謝，只要我不請告，我隨便要怎樣都行。

烟 吉：你還是個販販了不起的做請告的，一點不錯，畢教士。你是這鄉下頂好的

做請告的，謝謝謝謝謝謝的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去，你們真是男才女貌。

畢得往，拖着一個壞壞的有缺口的排障器，有些聲音，吉特一轉身到他面前

（醉醺醺，杜得你拿的是什麼？那不是新汽車上底排障器嗎？

杜 吉：不准許謝謝謝謝（排障器）煙

吉：怎麼弄的？你撞了什麼東西嗎？

杜 杜：我對從前謝謝謝謝，我正看着謝謝謝謝的松節油蒸溜機器。後來我只知道一溜

吉 吉：就在這謝謝謝謝的排障器後面了。

吉：沒有弄得汽車走不動吧？

杜：沒有。還跟嶄新的汽車一樣走；喇叭也沒有碰壞，就像閉頭一樣叫得好聽

吉：（點頭同意）別在乎，畢西，就讓它去，你就看不出車子跟新買來的有什麼兩樣了。

畢：這話對，我倒不擔心，因為那不是杜得底錯，因為他正看着公路旁邊一座大的松節油蒸溜機器，蓬車擋住我們底路。趕蓬車的黑人，就沒有腦子，不知道讓開。

吉：那時候你揪喇叭沒有，杜得？

杜：沒有。我正忙着看那個大蒸溜機器，我從沒有見過那麼大的，簡直跟酒精機器一樣大，不過沒有那麼發亮。

畢：（轉身，用裙子擦着排障器上灰塵）可是新車那麼快就碰壞了，真有些丟人



。不到前一個鐘頭，它還是一輛嶄新的車子。

杜：就怪那倒霉的黑人。要不是他在蓬車裏睡着了，就不會有這種事。他一直睡死死的，直到把他弄醒，摔到溝裏。

吉：他摔得不厲害吧？

杜：我不知道。車翻在他身上，總碰壞他一點兒。他底眼睛一直是張得大大的，可是我沒有法子叫說話，看樣子好像是死了。

吉：黑人是得死的，好像沒有法子止得住。（杜得又拿出球來對着牆擲着。）

阿：你跟杜得什麼時候去結婚？

畢：（從排障器那裏轉身恢復其進攻姿態）馬上就去。（弄平裙子，已打開結婚執照）來呀，得。

杜：（不耐地轉車，手中拿着球）這會兒你要幹嗎？

畢：我們去結婚。

杜：你不是在富勒底法院裏都辦好了嗎？

畢：（還張開他那一頭的執照）還沒有了呢，我們得當着上帝結婚。

杜：哼！（又擲球）

吉：老天在上，杜得別對着那老房子扔球！聽畢西底話去作。

杜：我要坐汽車溜溜。

畢：等我們結了婚，有得時候可以坐呢。

杜：那麼我們結了婚就去。

畢：好罷！杜得。

杜：一定嗎？

畢：一定。

杜：那麼幹嗎不幹？——我怎麼辦？

畢：（展開執照）你拿着你那一頭執照，我作廣告（杜得謹慎地拿着執照一端

畢西拿着另一端，畢西低頭閉眼，作了幾秒鐘默禱。杜得以一種略帶困惑的不悅之色望着她。畢西隨即抬頭，但發聲時眼睛仍閉住，我證明我們作夫婦，聽他這樣。完了，上帝·阿門。（他張開眼，溫柔地對着杜得微笑）

杜：（拉她走）去罷。

畢：我還得禱告。你們跪在地上，讓我禱告一下。畢西跟其他人都跪下。杜得也勉強隨着，依然以一種煩厭的表情看着她）。

（禱告着）親愛的上帝，杜得和我現在結婚了，我們是夫婦了。杜得他是個天真的年輕孩子，作不慣鄉土這種犯罪的事，我是個傳播福音的女教士，你該讓杜得也作個傳教士，讓我們用這輛新汽車旅行，替有罪的人禱告，你該教他怎樣作一個好的傳教士，好把淫亂的人都變成上帝底順民。這回就這點事，我們現在多忙得很，救我們脫離魔鬼，給我們在大堂留一塊地方

。呵！呵！（她張開眼對杜得快樂地微笑着）。

吉：讚美上帝。我見過好多漂亮的結婚，這也算一個。杜得真是自己弄得滿好，結了婚，是不是，阿達？

阿：呀……

吉：（走到畢西面前，吻她）讚美上帝，畢教士。杜得真是個走運的人，我這會真恨不得馬上變成他！

畢：（含羞地笑）正經點兒，老犯罪的！

吉：（對杜得）可不是，杜得你弄到畢西這樣漂亮的人，真叫走運。

杜：（推開他）算了罷，閉住嘴！老笨蛋！（畢在走廊上敲着，吉轉身看她）。

吉：你在走廊上敲什麼，畢西？（她又敲。吉特明白了）好傢伙！瞧，我怎麼想不到？……你，杜得，你看不出畢教士多麼想走進房裏去？

杜：幹什麼？

## 烟 草 路

吉：你別管爲什麼？（他推着杜）

畢：（挽着他手臂）就一會兒。來呀，杜得。

杜：你說過我們坐汽車去溜溜的。

畢：過會一兒我們去。

吉：（使勁推他）你怎麼啦，杜得？你跟畢教士進去。（杜得遲緩地，嫌惡地

任人推拉到走廊上，到門前，他停歇了）。

杜：這時候進房裏去真是見鬼！（畢與杜進房子裏，門關上了，吉特站在差不

多台當中，他底眼充溢了興奮。愛麗梅迅速地到窗前，墊起腳來，手滑頭

放在窗欄上，想朝裏面看。吉特到窗前，把她推開。）

吉：干你什麼事，髮朝裏看。畢教士跟杜得結婚了。（把愛麗梅推開，他馬上

爬到窗欄上，伸着身子去看。愛麗梅突然轉身迅速地上到走廊上。阿達正

在走廊上，靠着一根柱子。貝兒站在走廊邊緣，靠着她母親。）

愛：（經過貝兒）來，繞到後面去。（貝兒略一遲疑，然後跟她去，兩個女孩從台後屋角下。吉特從窗口沒有看見什麼，突然不再看了，急馳到台後屋角，他幾乎立刻就回來，拿着一個砍柴的木樁，站在上面爬着看屋裏。風乾的臉上，發着同意的微笑。）

吉：畢教士真是個漂亮女人，是不是，杜得。

畢：（出現於窗口）躲開這兒，吉特。

吉：怎麼啦，畢西？我又沒有怎麼樣。

畢：你別管，你躲開這兒。

吉：別發火，畢西。年年這種時候，男人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年年二月下三月開頭，我就那麼覺得，不管有多少孩子，總想多生幾個。

畢：那不相干。我又不打算跟你怎麼樣，你這個老犯罪的！

吉：（自得地）是的，我看我也是。我看我是這鄉下頂有罪過的人。（突然改

變，吼着）可是，老天在上，娘兒們——一個男人打算怎麼幹啊？（杜得  
到窗口，要推開吉特。丁隊長和喬治。培恩上）

杜：你躲開這兒，老笨蛋，要不我就揍你了。

丁：（覺得有趣）吉特，什麼事大驚小怪？

吉：（在木樁上轉身）約翰老爺底孩子——丁老爺！（吉特從木樁上下來，迅  
速地到大門迎接丁姆，興奮欲狂。阿達在走廊上站着，泰然自若地看着客  
人。吸着鼻煙。祖母從那遮掩着的井後竊窺着，丁姆當吉特跑過來時，伸  
出手。）

丁：你好嗎？吉特？你好嗎？

吉：（急切地）丁老爺，我真高興見你。

丁：吉特，這是培恩先生，從阿古斯達來的。

培：你好，列斯特先生。

吉：好呀，先生。

丁：（看見阿達上走廊）阿：新是阿達，是不是？早上好阿達。

阿：（冷冷地）

丁：（指）我不認得那孩子，他是哪一個？

烟：吉：那兒是杜得。

丁：（哪兒的？）我認得那孩子，對杜：（喂）杜得，你記得我嗎？

杜：（得）杜得，我不認得。我自覺地格格的笑。

吉：杜得旁邊那個是畢教士，他併剛來以前，他對自己給自己結了婚。

培：（自己）自己結了婚？

吉：畢教士是個女傳教士，是她給自己結的。

培：（個）疑（誣）地：啊，我知道了。

丁：（對杜）那兒，杜得，杜得，杜得。畢教士。丁對吉：（你）底孩子，他只有



有杜得留在家吧，吉特？

吉：愛麗梅跟貝兒也在這兒。

丁：這地方還沒有怎麼變。什麼事情弄得它倒霉下來——吉特？

吉：讚美上帝。丁老爺；我不知道。我指望這幾天裏頭它會……您先到走廊

上來坐坐——杜得，你拿幾把椅子出來。

培：別麻煩，我怕，我們就不很久的。

吉：一點不麻煩。您喝杯水好嗎，丁老爺。

丁：謝謝你，吉特。（培恩到左首，看着這產業，查驗這所房子。）

吉：（過井邊打水）杜得，你照我底話作。（吉特去打水時，培恩好奇地看着

四週，他的眼光與丁姆相遇，他搖頭表示對這環境的反應。杜得拉着一把

椅子到走廊上）這是你的（拿着一杓水到了姆前。）

丁：多謝你。（喝）

吉：我真高興你回來，丁老爺。我早知道你不会像你爸爸一樣，離開這兒很久的。也許城裏抵派頭，住一陣子是好的，可是看見別人耕田燒蘆葦的時候，一個人不眼看着，不親自動手，總是不快活的。

丁：你一定是相當老了，吉特。我還以為這向你一定厭倦了呢。

吉：不會的，老爺，我正跟小孩子一樣能做一整天的工。阿達總說我懶，可是一到種莊稼，這話可就不實在了。

丁：（到井邊放下杓子）近來莊稼怎麼樣？

吉：讚美上帝，有七年沒有種莊稼了。這邊烟草路上，簡直借不倒錢，也沒有人有錢，老天在上，我真高興這回你回來再給人放債。

丁：（轉身驚訝。）什麼？

吉：是的，老爺，丁老爺。我剛不久還對阿達說，上帝恩賜，是要照應我的。

那時候我並沒有想起你，可是我一聽見你回來了，杜得跟我馬上去田裏燒

廣奉，這會兒北邊底田上，還有一塊在燒呢。

丁：（看了倍恩一眼之後）我不知道這意思是從哪兒來的。我真抱歉，但是我  
是——吉特。我怕我不能幫助你了，我你一樣，處境很窘。

吉：（不信）什麼，丁老爺？

丁：（轉身對培恩）你最好對他講罷，培恩。

培：你知道，列斯特先生，我是從阿古斯達銀行來的；我們是來這兒收錢的，  
不是來這兒放款的。

吉：你是說我今年借不到錢種莊稼了嗎？

培：恐怕借不到。

吉：可是我一定得借錢。我跟我一家人在這烟草路上都餓壞了。

培：那麼，你該高興我們來，我們準備幫助你們離開這兒，到那能掙錢生活的  
地方去。

吉：我不要離開這兒，要是您說的是到那紗廠去工作的話，老天在上，我不去

！我不去幹那種事

培：可是假使你們真是餓了——

吉：這不相干。約翰老爺說過，我愛在這兒住多久就住多久，他說在富勒店子

裏不能再給我借錢了，可是他說我可以住在這兒，直到我死。這纔是知道

的。吉老爺。

是的，我記得。吉特。只要地還是我們底，這是可以的，不過現在土地不

再是我們底了。我為了我自己每一塊田，必須向銀行借款，現款我還不

了。你祖父一向本來是佔有這塊地的，後來約翰老爺拿過去了，正跟這一

樣。銀行也對我這樣。

吉：（激昂地）這我不明白。這是我爸爸底地方，也是他爸爸底地方——我也

不知道別斯時家以前多步地底地方。他們沒有來的時候，這鄉，什麼都沒

。有，他們造了那條路，把烟葉桶從山腰運十五哩到河邊去，這會兒地不歸我了，也不歸你，倒歸了那完全不相干的鬼銀行去了？

丁：事情似乎總是照這樣發生的，吉特。

吉：讚美上帝。事情不是這樣的。這是阿爾斯達爾闊人幹的，他們不做事，可是把我們種田人底錢都弄走了。有一回我跟一家貨款公司借了三百塊錢種莊稼，後來我還給他們錢跟利息，還有他們想得到的一些鬼東西，我那一年天天做工也掙不到七塊錢。老天在上，這是不對的，上帝也不能容他這樣欺騙下去。他不像大家想的那樣，上帝是不喜歡闊人的。他喜歡窮人。

吉特：列斯特先生。我們並不想苛待你們農人，不過我們是打算把這段地方試驗用科學耕種，你們就絲毫沒有用了。

吉：爲什麼沒有用？要是你們要在這兒種東西，爲什麼不讓我就留在這兒也來種呢？我要替你們做事，正跟替約翰老爺做事一樣。哪個黑人也不像我這樣

勤快。

124

培：我怕不可能。

杜：我跟你說什麼來着，老笨蛋？誰也不會給你什麼。

吉：你閉嘴，杜得。你閉住嘴躲開這兒。丁老爺不會讓他們趕我走的，是嗎，

丁老爺？

培：放明白點，列斯特先生。你看得出在這兒是住不下了。爲什麼不把你全家搬到阿古斯達，或是過河到南卡洛尼那有紗廠的地方去？

路

草

烟

吉：不，老天在上，不！就這件事我不幹！那些鬼紗廠是女人們做事的地方，

我說花時候在那繞軸上繞線，對男人簡直是倒霉差事。

培：那總不比在這兒種莊稼費事。就算你種好了，你也不能靠它過活。

吉：我不管，上帝造了這塊地，可是你並沒有看見上帝在這上頭造什麼鬼紗廠。

培：這與這件事情根本無關。你們農人都是一樣的，你們不知道時代已經變了。

杜：這跟我不相干。我是要照應我自己底東西的，正跟聖經說的一樣，可是這裏面並沒有什麼鬼紗廠。（轉身對丁）求你，老爺，別讓他們那麼幹。隨便怎麼樣，我是快要死了的，可是在我死以前，我還得在這兒過活。你不會讓他們那麼幹吧，是嗎？

丁：天呀，吉特，我能怎麼辦呢？現在要歸培恩先生了。（轉對培）怎麼樣，培恩，你能不能替這個人設設法？

培：對不起，哈曼先生，有一個例外，別人就都要援例了。當然，如果他肯付租金的話……

吉：租錢！要也沒有用，我付不起租錢！讚美上帝，我連買吃的錢都沒有了。丁，你底孩子怎麼樣，他們不能幫帮你嗎？

吉：我都不知道湯姆住在哪兒。只有湯姆——（突生一計）老天在上——湯姆

丁：我記得湯姆，他在幹什麼？

吉：他們說他在富勒現在是個天大的闊人了。他們說他在給鐵路運枕木。（轉向培恩）你要多少租錢，先生？

培：我看這地方，一年該值一百塊。

吉：這是一大筆錢，可是在這種年頭，湯姆應該救救他老爸爸。你什麼時候要這一百塊？

培：我們明天早上就動身走了。

吉：我還來得及，湯姆才住在柏克郡（轉身叫）喂，杜得你跟畢西到那新汽車裏，開出去看湯姆；你跟他說，他老爸爸得要一百塊錢，快點，別耽誤了。



杜：（跳下走廊，急於要坐汽車。）來罷，畢西，我們去坐汽車罷。（畢西

疑，回身向屋裏看一眼）

吉：你快去，畢西。這會兒沒有功夫想到房子裏去的事了。

（畢西以最後失望的一瞥，走下走廊，杜得走到她前面，到大門）

丁：你看要不要自己去親自去跟湯姆說，吉特？

吉：他大概不喜歡那樣，他說不定跟小時候變了一些了。但是他會跟畢西和杜得講話的。（畢與杜在路上不見了。吉奔到大門前在後面叫着）喂，杜得，你跟湯姆說他底老爸爸要錢要得很急，你說我們這兒也沒有吃的，他還要鼻烟平平胃。（轉對丁）湯姆差不多是孩子裏最好的，我看培萊也是最好的，不過湯姆也不錯，他常說他要掙一大筆錢的。（喇叭照杜得那種無法摹倣的樣子響着，吉特驕傲地說）這是杜得欺的，他欺得滿好，是不是？聽一聽。（喇叭叭響了，漸漸模糊，吉特又帶着驕傲地對丁笑着）那是在

得。(他及聆聽者。)

(幕下)

## 第二幕

景與前幕同

時間：次日天明時

幕開時：吉特沒有穿鞋睡在走廊上，背靠著一根柱子，頭垂陷在胸部。清晨底太陽放射着它那柔和的金黃色光芒。晨光前進，立即變成了強烈的白色光綫。吉特不意地醒來，正如人們整夜想驅除睡魔時的神情一樣。他迅速地走到大門前，朝右面望着那空曠而寂靜的大路。失望地，他回到院中到井邊。在井邊從事他那偶一為之的清晨盥洗。照例用他的襯衣當毛巾用。手指通過頭髮，作為他那蓬鬆的頭髮底梳子。帽子拖在他頭後面。他就算準備好了過這一天。他又走到路那邊去，他底切望的眼神再度掃過右面

天邊，期待着杜得與畢西。阿達在走廊上出現，按着她底橫腹，來舒展她那睡眠已不足清新的身體底早晨的痛苦。

阿：他們還沒有來嗎？

吉：沒有。（進來走到走廊，坐下穿鞋）老天在上，我真不明白了，他們去了這半天，都夠到柏克郡三輪來回了。

阿：就是畢西，就爲了你要她快，她偏不快。

吉：他們去了這麼久，一定看到湯姆了，說不定他留他們住一夜。你想他會飛嗎？幹麼？阿達？

阿：也許會，也許不會。不過要是他留他們，保得定畢西會住下，有別的地方好住，不她會回家的。

吉：你幹嗎？那麼恨畢西？她是個滿好的傳教師。

阿：她是個下賤女人，就是這種人。

吉：你幹嗎這麼說？畢教士是個——

阿：她是個什麼人。不用你說。我知道。她到這兒來神氣活現，因為她自己買了那麼個新汽車，爲什麼不給我們買點口糧鼻煙，偏要把那些錢都花了？那才是個傳道師該幹的事呀！

吉：她要那輛新汽車接下去傳道跟禱告。女傳教士可不像我們這華人，她們有上帝底事要幹。

阿：哼！照我看，她要是給杜得底媽買件時新衣服來，說不定上帝底事會做得更好一點。上帝懂得這一套的。

吉：（突然不耐地）喂，今早我們到底吃什麼？我們昨天跟毛根借的麵粉，一點不剩了嗎？

阿：（頑梗地）麵粉倒有，可就沒有燒火的柴，愛麗梅只等有了柴，就做飯啦

？

吉：你叫媽去弄點。

阿：媽不在。

吉：他到那兒去了？

阿：不知道。他昨晚沒有睡在床上。

吉：嗯，說不定昨晚到蘆葦地裏去不能回來，說不定她已經死在外頭了。

阿：說不定。她以前就沒有在外頭耽過。

吉：這幾天裏頭我出去找找……好罷，你叫愛麗梅出去檢點柴，我馬上就要

出去弄點柴。 (註：可作咖啡代用品之物)

阿： (對室內叫) 愛麗梅！愛麗梅！

愛： (場外——室內) 你要什麼，媽？

阿：你到田裏弄點柴燒。

愛： (場外) 叫那老太婆去弄罷。

阿：她不在。

愛：（抱怨）那麼她上哪兒了。

阿：好像是死了，你聽我底話去。（愛麗梅上，打呵欠，搔着頭）

愛：你幹嗎不叫貝兒作？她從沒有幹過什麼事。

阿：你不要管，我有事叫貝兒作。

愛：算了罷，哼！

吉：你快點，我爲了翠菊，簡直快死了。

愛：（抱怨）我連水都不能喝一口嗎？

吉：好罷，你去喝水，喝了就走，可是別走那北邊的田，那兒說不定還在燒。

你祖母大概就在那兒出了事。——火燒到她旁邊，她跑不開。（他突然充

滿了力，起來到路邊，朝外看着，搖頭。愛麗梅閒適地從木杓喝水）老天

在上，他們早該拿着那筆錢回來了，你知道丁隊長和那個人就要爲那件事

來瘋兒。

阿：（對屋裏叫着，不理吉特）貝兒——貝兒，起來，寶貝。到這兒來清醒清醒，我們就快有些東西吃了。還把那個舊刷子帶來，我要把你底頭髮弄得漂亮點。（愛麗梅聽到阿達底話，慢慢地把木杓從嘴邊放下來，她望着阿達，臉氣得發青。她突然把木杓扔在阿達身上，水潑出來，吉特從大門進來，怒冲冲地對愛麗梅）

吉：好傢伙，你這是什麼意思？（愛不理吉特，以激怒的目光看着她底母親。呼吸急促。阿達以同等的冷面孔回看她，愛麗梅底喉頭充滿着半窒息的啜泣，轉身奔向大門。她往欄草路左面走，看見場外有什麼東西，便停住了，她強硬了一會，於是以前次發聲的啜泣，轉過身來，向右手，往路上跑去。吉特以迷惘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轉身對阿達）

吉：瞧這個倒霉孩子，你猜什麼事情弄得她那麼樣轉過身去？（他走到路邊，



向左看，回谷自己底好奇心。他帶着驚奇回頭）原來洛夫在路上。

阿：別讓他進來。

吉：什麼鬼事，娘兒們！他來有什麼相干。看他滿累的樣子。

阿：他不許來帶貝兒走。

吉：誰說他是？我說他是在路上。

阿：（對室內叫）貝兒，洛夫來了，就在那兒別動，要是他要是帶你，就預備着跑。（阿達上門，背對着門站着）。

如傢伙，他又攆着什麼東西！猜測是什麼東西？天！我打賭一定不是蕪青！（驚惶地抽咽着，走到院中，站在站慣了的地方，靠齊木棚上，背對觀衆，探身看路上）不管他有什麼，我準可以用一些，哪怕我還沒有看見。

我與高羅洛夫這回跟我作了朋友。

阿：哼！你只一個法子問他要東西——只有偷。

吉：決不！上阿的事，上帝已經饒了我，我這回不取再遭天打雷劈。

阿：哼！

吉：（再探身木棚外，看着路上）阿達，對洛夫別太厲害，說不定我可以說服他給我一點兒東西。

阿：那麼最好躲開貝兒遠遠的。（吉特揮手要她別作聲。轉身到木棚前，但正如在第一幕中一樣，控制着自己底熱望。以免洛夫嚇倒，洛夫快快不樂地上，帶着一個麵粉小袋，袋子下面凸出一塊像磚頭的東西）。

吉：（隨便地）喂，洛夫。（洛夫停步）

洛：（聞歌之後）我要跟你說話，吉特。

吉：當然囉，洛夫。進來歇歇。（洛夫慢慢地進大門）（袋裏的是什麼，洛夫？裏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吉：（一陣意味深長的聞歌，從吉特到阿達，再回到吉特，他都看了一眼，確

知他這幾個字底巨大威力！鹹肉！

吉：鹹肉！萬能的上帝！我有多久沒有吃鹹肉了，只有天知道！你是不是要給我一點，洛夫？這回只要一小塊就夠了。

洛：你拿去。（他將袋子送給那驚呀不置的吉特）。

吉：（不信）拿去？你是說都拿去？

來：我買來送你的。

吉：好傢伙！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麼大的恩賜！（轉身）你聽見嗎？洛夫把這些鹹肉都給我了。

阿：（冷冷地）那麼他要什麼呢？

吉：他並不求什麼。洛夫就給了我，沒有別的。

阿：你問問他看。

吉：（懷疑地）那麼……這你有什麼話說，洛夫？送我這塊鹹肉，你是不是

想問我要點回敬？

洛：我要跟你談談貝兒底事。

阿：果然跟我想的一樣。告訴你，你帶不走她，也用不着跟吉特談這件事。吉特，你把那塊鹹肉給回他。

吉：瞧，阿達。這件事你那麼樣也沒有道理。你底話是不錯，可是我跟他講講也不碍事。

阿：你不過是想拿下那塊鹹肉就是了。

吉：瞧你，阿達。

洛：（突然的絕望）我得要貝兒回來，吉特。不管你昨天說什麼，我一定得要把貝兒回來。

吉：瞧，洛夫。我們先前都講過了，我跟你說過——

洛：我不管你講過什麼，也許你不是她底親爸爸，可是你有管她的份兒。

吉：這件事我巴不得跟你想的一樣，可是照上帝看起來，就不大對了。

洛：我給你錢，吉特。我在煤溝裏掙的錢，每禮拜提一塊錢給你。

吉：（吹哨）這是一大筆數目呢，洛夫。說來說去，前一陣子我總不怎麼好商量，不過這會兒我不大那麼要錢用了，讓自己冒天打雷劈。杜洛和畢西這會兒正在湯姆那邊，就要把我用的錢都送來了。

洛：我給你兩塊錢

吉：一禮拜兩塊錢！瞧，洛夫，你不要逗我。

洛：（突然發出）譁真個的，我要我底老婆！（阿達把背靠着門更緊，面這個動作，使洛夫知道了貝兒所在。他向走廊邊走了幾步，阿達底臂舉起來遮着門）。

139  
阿：你再走近一點，我就叫貝兒跑開。（洛夫被這威脅止住了，站住，他底突然的憤怒平靜下來了）。

洛：（敗了）不，你別那麼幹。（吉特乘機把袋子藏在井後，洛夫緩緩地轉向吉特）吉特，我不知道每禮拜怎麼樣可以比兩塊多一點，可是這是一大筆數目呢。

吉：讚美上帝，我知道是，洛夫。

阿：出去——洛夫，出去！（洛夫慢慢轉身到大門，吉特站在井邊不動，校少洛夫看見或記得那袋鹹肉的機會。洛夫從左面下。吉特等洛夫走下，就跑跑到木柵前送他）。

吉：他是走掉了。他走了，把鹹肉也忘了。（跑到井邊把鹽肉拿出來）瞧，這真算件大事情了！這怕差不多有兩磅！洛夫的確是個大方的人。（走到阿達前）這個給你。阿達。你拿點這個跟麵粉一起，等着愛麗梅拿柴回來。（阿達拿袋子，她在洛夫下場時就離開了門，站在她一慣的地方，靠在柱子（上）。你想愛麗梅到底幹甚麼去了？杜得和畢西那件事怎麼樣了？老天在

上，他們早該拿那筆錢回來了。

阿：你拿那筆錢打算怎麼辦，吉特？

吉：（聞歌，脚一半墊起來穿另一隻鞋，他有些羞赧了。）我打算怎麼辦？你這了嗎，娘兒們？我得拿來給那跟丁隊長一起的人。

阿：哼！我看沒有什麼道理。

吉：好傢伙，你真瘋了！那筆錢是要保住我底地，是不是？那筆錢好讓我留在這兒種莊稼，老天在上，你說沒有道理是什麼意思？

阿：你把那筆錢給了那個人，你還剩下什麼？沒有了！你沒有棉花子種在地裏，你沒有東西吃，你比現在也好不了。

吉：我並不要比現在好，我只要保住我底地。

阿：你是個老笨蛋！吉特！有那筆錢我們好在阿古斯達弄塊地方住了，說不定我們可以買一輛畢西那樣的汽車。（聰明地）你也用不着耽心死了以後屍首

停在谷倉裏了。先不用提你留在這兒會出什麼事。

吉：閉嘴！你說這套不過是嚇我，上你底圈套。告訴你，我不會被人放在谷倉裏，我也不到紗廠去做事。

阿：說不定到了那裏，你就用不着做事了，（望門一眼）說不定愛麗梅和貝兒肯辦那件事。貝兒會滿高興幹的。要是她底老媽媽同去，她不會怕的。

吉：你說這些話，滿沒有想到我要的事。你想的是貝兒。好罷，你要帶她走，就帶她走，讓我留在這兒。我是在這塊地上生的，老天在上，我死也要死在這兒。

阿：（狠狠地）我巴望你死，我巴望你死，把你放在谷倉裏，耗子咬掉你一半臉，就像咬你爸爸一樣。

吉：（起來——威脅而發火地，舉起鞋來打她）混蛋，娘兒們；（喇叭，以柱得那種難於摹做的音調響着，止住了吉特底襲擊。當他再度聽見時，憤怒的



面孔一變而爲光輝）他們來了！是他們，不錯。那是杜得在歡喇叭。（貝兒與愛麗梅走到走廊上，吉特因爲只有一隻鞋而跛行，走到大門，停住。拿起鞋來，喇叭不斷響着，吉特底鞋難得穿上，一兩次他穿了一半，但是妨礙得只好停住再穿。喇叭停住了，吉特放棄站着穿鞋的企圖，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穿起鞋，走出大門，往右邊路上去。畢西上）你回來了，畢西，我等了一天一夜，等你跟杜得回來，你們到底上那兒了？

畢：（驕傲地）在阿古斯達。

吉：阿古斯達！你們去看湯姆沒有？

畢：我們先去看湯姆的，後來就開車到阿古斯達度蜜月。

吉：蜜月，是個什麼鬼東西？

畢：蜜月，就是兩口兒結了婚，一同上床去。

吉：你們在什麼地方過的？

畢：（驕傲地）一家旅館。

吉：好傢伙！這要花一筆大錢嗎？

畢：要花兩錢。

吉：聽見嗎，阿達？杜得跟畢西在阿古斯達住旅館呢。

阿：（冷冷地）們給我們帶什麼回來沒有？

畢：我沒有剩下錢幹那個了。我就剩下那兩毛錢。

阿：哼！我看你們該買點煙回來給杜得底老媽媽，不該像那樣拿錢糟踏。（杜得拿破了的探照燈上）

吉：阿達，你不要跟畢西說話。（看見杜）你回來了，杜得。畢西說你們在

阿古斯達過夜。（看見燈）好傢伙！好呀！瞧那個舊燈，怎麼啦？

杜：一盞該死的老松樹。就爲了它。

吉：（檢查燈）嘿！你看着前頭沒有？

杜：我只回頭看了一次，就這樣了——撞了前頭。

吉：看樣子已經沒有用了。

杜：我要有把斧頭，馬上就把那棵樹砍了它。

吉：這我倒不大在乎，一盞燈也滿好開車的。

杜：滾他的罷。（他把燈擡在地上，到大門）就是那棵老松樹擋在前頭，弄成這  
個樣子，沒有別的。

吉：看樣子它總還要幹那麼一次。喂，杜得，湯姆給我的錢在哪兒。

杜：湯姆沒有給你什麼錢？你到底怎麼想起他會給你錢？（下）

吉：喂，杜得。（轉身對畢）杜得撒謊是不是，畢西？

畢：（點頭）杜得倒不一定像他平常那樣子，吉特。

吉：（絕望地）瞧，畢西，——別騙我，給我錢。

畢：沒有錢，湯姆沒有給什麼錢——沒有二句話。

吉：你是瘋了，娘兒們！他給了錢！湯姆不會對我那樣的。

畢：他是對你那樣，吉特。湯姆是個壞人。

吉：不會的，我不信！你拿了錢，我要！給我，聽見嗎？給我！

畢：我沒有拿，吉特。

吉：你是個撒謊的！你就是這樣一個東西——老撒謊的！湯姆是給了的！（杜得上，滾着一個汽車輪子，吉特奔過去，在大門內抓住他）杜特，給我錢，聽見嗎？給我錢！

杜：（搖開他）我不止說一次了，沒有錢！躲開，少開口！（俯伏車輪上，背手對着畢西）。

吉：不會的，湯姆不會那麼幹的，他是我特別的孩子，你就沒有去看他。

杜：我去看了他，我們去看了他，他說叫滾你媽的！（畢西抓住他底頭，搖着他，以致輪子滾在地上，杜得發怒）混蛋，鬆開我！（搖開了）你幹嗎？

畢：你不該對吉特講那句話，那是一句不好的話。

杜：我並沒有說，是湯姆說的。你躲開我，我並沒有對你怎麼樣。

畢：讚美上帝，你要是那樣罵人，下禮拜日，就不配傳教了。好人是不要上帝用那罵人的傳教師來傳教的。

杜：好罷，我不再罵人了，可是你也別再跳在我肩膀上。（他抬起輪子，滾到木柵靠近汽車底那幾塊破碎東西，坐下，吉特坐在木柵上，無目的的看着前面，貝兒與愛麗停下，到房裏去。）

阿：湯姆現在是什麼樣子？變得厲害嗎？

畢：他滿像吉特，你跟他簡直沒有什麼相像。

阿：哼！有那麼一陣子，我說過另有路道。

畢：也許有那麼一陣子。可是這會兒他比吉特還像吉特。

阿：你跟他說杜得跟你結婚了，他說些什麼？

畢：他並沒有說什麼，我看他並不怎麼放在心上。

杜：（在他坐的地方，從自己肩頭望過去，背對觀衆，估着那些破碎零件）湯姆說，他認識畢西的時候，她一直是個兩毛錢一夜的下賤女人。（畢西一反跳又坐在他肩上了，捏着他。他迅速地從她跳開。用手推開她底臉。站起來，威脅地）混蛋！你躲開！

畢：（後退，柔和地）瞧，杜得，你說過你不再罵人的。

杜：那末，天，別捏我，我真討厭你那麼幹。

畢：你不該罵你娶的女人那種話。

杜：可那是湯姆說的，他當着你的面說，你也沒有講什麼，他要是說的假話，你管嗎不對付他。

畢：湯姆是個壞人，上帝要責罰他那種壞人的。

杜：好罷，那你就讓上帝責罰我。把你底手躲開我！（杜得把輪子拉下來，用

## 烟 草 路

手拉着輪輻，用一塊像手那麼大的石頭敲着，想把車輻弄直）

阿：湯姆有沒有說她有孩子？

畢：他沒有提有沒有。他好像不大愛多講話，哪怕我跟他說，你和吉特在家裏沒有飯，也沒有肉吃。

杜：（從他底工作抬起頭）他只說沒有錢給，就去趕他底牛羣去了。

阿：（活潑地——高興）好了，我看我們最好還是預備走罷！吉特。

吉：什麼？（從沉默中突然反唇相譏）不，我告訴你，我不走！

阿：（激怒）湯姆沒有給你錢，你怎麼在這兒住下去？

吉：老天在上，天，我要住下去！沒有二話說。（阿達知道跟他爭論也無用，

轉身到屋裏去，畢西轉向杜得，看他工作）。

畢：你看你把輪子弄得直嗎？

杜：（頑梗地）我不是在想法子嗎？

畢：（心不在焉地指着輪子）怎麼弄成那個樣子？

杜：記得那棵碰壞燈的松樹嗎？

吉：嗯？

杜：我正從那棵樹朝後面倒車，哪個鬼東西堆了一大堆枕木在那兒，我就恰巧在上面劈歷啪啦壓過去。

吉：（穩穩地）那麼，怎麼樣呢？

杜：把車後面也撞進去了。

畢：好像什麼東西都想弄壞我底新汽車，昨天我在窩勒花八百塊錢買它的時候，沒有一處是這個樣子的。

吉：可是還沒有礙着它走是不是？它走得還好。

畢：我看是。可是爬山的時候，有天大的聲音，——下山也是一樣。

杜：那是因為我們沒有用油開車。加油站上的那個人說，裏面有什麼東西壞了



吉：可惜。

杜：可是它走得滿好，哪怕發出那許多聲音。

吉：有的汽車是那樣的，（從木柵上跳下來，突然回復老樣子）老天在上，我幹嗎從前沒有想到？杜得，別敲那舊輪子了，跟我來。

杜：（還坐着）你這會兒要幹嗎？我一早晨都開夠車子了。

吉：你起來，照我底話幹。你跟我馬上就運柴到阿古斯達去。

杜：你簡直是個老笨蛋，你那輛老車子運不了柴到阿古斯達去的。

吉：不，那輛新車子好運，你來。

杜：我要運柴到阿古達去幹嗎？

吉：我好弄點錢給銀行——就爲這。

杜：你連一車柴也弄不到一百塊錢的。

吉：我說不定好弄到兩塊錢，天天幹，我就可以弄到一百多了。

畢：你就就在這兒，吉特，你不能用我底新汽車幹這個。

吉：瞧，畢西，從前我底東西，不是跟你和你前頭的丈夫大家分用的嗎？你總不會眼看着我把我底地方丟掉吧？

畢：這不干我底事，用我底新汽車運柴，會把椅墊子跟車頂壓穿窟窿，跟你從前那輛車一樣。

吉：我不會讓它弄壞的。

畢：已弄得夠瞧的了。我不讓你用。

吉：瞧，畢西——

畢：不讓你用，沒有二句話。

吉：（發火）對我這樣簡直該死。你就沒有上帝的慈愛，我說你是個混蛋女傳教士。

畢：（氣了）你少罵我，吉特。

吉：我要罵，你是個老淫婦，你就是這種東西，你是個老淫婦。

畢：（同樣發火）你也是個老淫棍！你是個老混蛋！你們列斯特一家都是混蛋，

（杜有趣地朝上看）

吉：（威脅地到她面前）躲開這塊地，我要是信不到那輛汽車，你就躲開這塊地。

畢：這不是你底地，這是銀行底地，該你走開！

吉：這是列斯特家底老地，我只要活着就不離開！要是我不能把你趕走——

貝兒拿着一個小的，發黑的鍋從房子裏上）你出去。聽見嗎？你——（貝

兒看見爭吵，正在走廊上腳躑，吉特看見貝兒。突然停止他底咒罵。要打

畢的那隻手，也在半空中停住了。貝兒從走廊下來，到井邊，吉特目隨

着她，手慢慢垂下來，放在身旁。眼中底怒火消失了，變成一種奇怪的，

迷惑的，凝思的表情。杜得原對這幕爭吵感覺興趣，臉上帶着微笑，好奇

地跟着他父親底眼光，但沒有明瞭。畢西從吉特看到貝兒，再回到吉特，前額上蹙着眉。）

畢：你怎麼啦，老笨蛋。你發昏了嗎？

吉：（突然不凝視井邊的貝兒，對畢西笑着，走開一兩步）我跟你打架，沒有道理，畢西。你跟我常常都是彼此照應的，只要你樂意你可以隨便在這兒耽多久。

畢：哼。（孤疑，不妥協地）我不能用我底新汽車運柴到阿古斯達去。

吉：我老早不這麼打算了。這件事你不要放在心上。可是我要你跟杜得馬上帶我坐汽車溜溜，你肯嗎？

畢：也許肯。你要我們幹什麼？

吉：你別管，不會太遠的。

畢：好罷，只要不太遠。

吉：要不了多少時候。（到杜得面前）你在那兒幹什麼，杜得？

杜：（回去想弄直輪輻）說不定會弄得好。輪輻都不直，也沒有多大關係。

吉：嗯（吉特從眼角看貝兒，貝兒把罐子裝滿水，從井邊回到房裏下，吉特離

開木棚，冷冷地緩步到走廊前靠着。拿出小刀來，削一片破了的牆板。雖

然他要裝作安閒，他底緊張却是顯而易見的。偶然對門上一瞥視，正顯出

他真正興趣所在。）

杜：（用一塊石頭，比以前更重地敲着車輻）這真是鬼差事。

吉：這用不着太操心。我那老汽車底輪子起頭開了幾天，也不怎麼直，也不碍

着它走什麼。

畢：可是我也不喜歡我那新汽車撞成這樣。（指燈）瞧那個杜得，燈上一塊整玻

璃也沒有了。

杜：我會不知道？混蛋，少管我好嗎？你沒有看見我在修這舊輪子呀！

畢：瞧杜得，說話該這個樣子嗎？好人是不高興聽罵人的傳教師在禮拜天傳道的。我想你不會再瞎咒了。

杜：那麼你就不要在這兒閒蕩了，找個地方去坐下。（貝兒拿着盤子上，吉特當她走到井邊時，尖銳地看着她）

吉：（裝着有興趣）杜得什麼時候起當傳教師。畢西？（慢慢地隨着貝兒到井邊）

畢：下禮拜天他先傳講一段短道理，我已經預備好教他在傳道的時候說的話了。

吉：在你管教下面，杜得是可以當個好傳道師的。雖然我從沒有想到他有好腦子。我總想他應該像我一樣，留在這塊地上，可是我看他最好是跟你一起，坐汽車在這鄉下到處傳教。禱告。（側身往前一點。當貝兒裝滿了水杓，開始往門邊去，吉特一閃到她身旁，用手臂緊緊抓住她。木杓掉下，貝

兒叫出來，竭力想推開跑。）

貝：媽！（畢西與杜得旋過去看）

吉：喂！杜得——你跟畢西坐汽車去煤溝找洛夫，告訴他我已經替他捉到了貝兒。（門突然打開，一個怒沖沖的阿達上。她衝近吉特，怒沖沖地要打他。）

阿：你讓她在這兒，讓她在這兒！

吉：（用那隻可以活動的手推開阿達）快一點去，杜得你告訴洛夫，要是他還打算一禮拜給兩塊錢，我就叫貝兒回去同他住。

畢：吉特，這樣幹是不對的。

吉：（打開阿達）以前也許不對，這回可一定對，你滾開。

杜：（抓住畢）來呀！（杜得半推著畢西出大門）

阿：（抓住吉特，叫着杜得）你不要去，杜得，不要去！

吉：去罷，杜得，聽我底話去！（杜得和畢西自右下。阿達打着吉特，但是她看見杜得與畢西下場，便突然停住手，尾追他們。）

阿：別走杜得，等一會，等一會！（阿達下。貝兒繼續對杜特抓著，打着。她那喘息的廢泣是她所發出的唯一的聲音。吉特捉住她，但是望着別人所走的方向。靜寂了一會，只有貝兒底廢泣打破這沉寂。於是，一聲汽車開動的聲音，以及一聲喇叭聲從公路那邊傳來。緊接着這聲音，發出一聲婦人在臨死掙扎中的高昂的尖銳呼聲。這一聲又打斷了沉寂，甚至貝兒底廢泣也沉默了，她和吉特聆聽着，突然她以一種發狂的用力要再掙脫開去和魏母親在一起，但吉特底手臂並不放鬆。長久的間歇中，沒有話說。也沒有聽見聲音。然後，阿達上，用手和膝，匍匐在煙草路上。像受傷的小狗用鼻鳴着。當阿達繼續前進時，貝兒底掙扎停步，站着，恐懼地，依然在吉特底掌握中。在大門口，阿達底氣力消失了，倒在一邊，只用她底臂拖著



爾進。直到院中。

貝：媽！……讓我走，混蛋，讓我走！（可是吉特攥得緊緊的。杜得和畢西同上，後面跟着愛麗梅。到木棚外，杜得想依木棚，看着她母親。他底聲音沒有悲戚，只有平靜的解釋。吉特攥住貝兒，貝兒木立不動。）

杜：我們正朝後倒車，她正擋住路，我猜是車輪壓過她身上了。（阿達向前作最後一次移動。從她那壓碎損傷的身體，發出一聲窒息的呻吟，同時用臂支持着她自己。貝兒吐出一聲啜泣，想掙掙吉特。）

阿：讓她去，吉特讓她到我這兒來。

吉：讚美上帝，我樂意答應你，阿達，可是她會逃走的。

阿：只要她到我身邊來就行了。（吉讓前幾步，使跪着的貝兒可以伸出手來摸

到阿達。愛麗梅上，站在木棚旁。）

貝：（跪着，）摸着她母親（啜泣着）媽！媽！不要死！你死不得，媽，——

你不能死！

阿：不要緊的，貝兒，我馬上就要走了。（儘可能地着着四週）可是我還是想穿一套時新的衣去落葬，你能給我弄一件嗎，吉特？

吉：我巴不得給你弄一件，阿達，可是不見得弄得到。

貝：我給你弄一件，媽。我給你弄一件。

阿：（認真地）並不可憐自己，也不悲哀（不要緊，寶貝，我從沒有想過我真能弄到一件，可是這樣說說，自己開心就是了。（間歇。望着貝兒，然後望望吉特）讓她走嗎，吉特？我從前從沒有問你要過什麼，不過這回我要死了。

吉：我巴不得讓她走，阿達。不過我自己也馬上要死了，我自己心裏覺得。不過我得在這塊地上死，你懂嗎？我如果不把她交給洛夫，我就辦不到了。

阿：求你，吉特。別讓她回去。

音：贊美上帝，阿達 我一定得這麼辦。

阿：我這一輩子都給你做苦活，我在田上檢棉花，翻鬆泥土，而且照應你一家，把你底孩子帶大，這會兒我要死了，連這一點事都不肯答應我。

吉：我願的是活着的人，死了人會自己照管他自己的。

阿：你是個有罪的人，吉特。你是個有罪過的人，你要打到地獄裏去的。（伸出手給貝兒）來，孩子，把你底胳膊抱住我，我好坐起來。（吉特准許貝兒儘量靠近阿達，使她底另一隻胳膊可以抱住她底母親。吉特底手便因而靠近了阿達底嘴。阿達突然朝前幾寸，牙齒便咬住了吉特底手，吉特以一聲窒息的喊叫，急抽回自己底手。把貝兒鬆開了。貝兒像閃電一樣的速度起身，大踏步出了大門，吉特才在被他底震動中回復過來。閉歇。貝兒回看一下用臂在地上支撐着的母親。）

貝：再見罷，媽。（吉特跳向她，但貝兒最後一揮手，已經閃到路上，走了。

烟

草

路

吉特到木欄前，打算追她，可是却停住了。知道把女兒拿回來已是無望，阿達支持最後的氣力，看一眼他所戰敗的敵人。她發出一聲低低的笑聲，面部向前觸到地上，死了。吉特緩緩轉身，回到裏面。他停住看着阿達。於是到走廊前坐下。他底手現在並不怎麼痛了，但他仍然繼續握着。洛夫上。）

杜：喂，洛夫，吉特在找你。可是我看已經遲了，貝兒已經跑了。

洛：（間歇一會。指着阿達）她怎麼啦？

杜：我跟畢西剛剛坐着新汽車壓了她。

洛：傷得很重嗎？

杜：好像她是死了。（洛夫到院中，跪下，望着阿達。然後到吉特前。）

洛：阿達是死了。吉特。（吉特點頭。一半迷惑。走到阿達前，站在她面前，

歌詩久，最後他說話。）

吉：洛夫，你跟杜得到田裏去，找一塊頂好的地去埋葬她。挖一個深坑，她總會喜歡這樣的……畢西，你也禱告幾句，這會讓阿達滿高興的。

畢：讚美上帝，我高興這樣！吉特教友。（洛夫，杜得和畢西下。愛麗梅試探地向前，洛夫注意他）

吉：愛麗梅，你最好到洛夫家去，替他料理料理。他今晚要回家吃晚飯，你給他燒好他要吃的東西，對他好點，他說不定會讓你住下。他這會兒要女人一定要得很急。（愛麗梅欣喜若狂，擲下棍子一溜烟就到路上去了。正在她下場之先，她站住朝後看。）

愛：再見，爸。（吉特點頭。愛麗梅下。跑着。吉特望阿達。）

吉：你不該那樣的，阿達。說來說去，除了對貝兒以外，跟誰都沒有好處。（

吉特看了阿達一會兒，然後到走廊坐下，他慢慢轉身，在地上捻了一塊泥土在手指間，揉成灰。他坐下，靠着柱頭。帽子朝下遮着眼。這姿勢是他

以前用過多少次的，而且突然不意他睡着了。他有好一會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捻着土，於是一切動作都停止了。陰鬱的寂靜過了許久，傾斜的走廊上掉下一塊屋頂板。幕幔慢下。



(全劇完)

燦 草 路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原著者 *Frances Caldwell*

編劇者 *J. Kirkland*

譯者 賀 孟 斧

發行人 劉 盛 亞

發行所 羣 益 出版社

地址：重慶臨江路西來街廿號

分發行所 重慶聯營書店

林森路特十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審查證字第七一號

煙 草 路

葉 慎 方 濱

---